

容

宋

齋

洪邁著

隨

筆

第五冊

進步書
局校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容齋三筆序

王右將軍逸少晉宋間第一流人也遺情軒冕擺落世故蓋其生平雅懷自去會稽內史遂不肯復出自誓於父母墓下詞致確苦予味其言而深悲之又讀所與謝萬石書云坐而獲逸遂其宿心比嘗與安石東游山海頤養閒暇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宴銜盃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常依依陸賈班嗣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也按是時逸少春秋纔五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屑屑以為坐王懷祖之故待之淺矣予亦從會稽解組還里于今六年仰瞻昔賢猶驚蹇之視天驥本非倫儼而年齡之運踰七望八法當挂神虎之衣冠無暇於誓墓也幸方寸未渠昏於寬閒寂寞之濱窮勝樂時之暇時時捉筆據几隨所趣而志之雖無甚奇論然意到即就亦殊自喜於是容齋三筆成累月矣稚子云不可無序引因據寫所懷并發逸少之孤標破晉史之妄以詔兒姪冀為四筆他日嘉話慶元二年六月晦日序

容齋三筆目錄

卷第一十四則

晁景迂經說

邴彤鄺商

武成之書

象載瑜

管晏之言

共工氏

漢志之誤

漢將軍在御史上

上元張燈

七夕用六日

宰相參政員數

朱崖遷客

張士貴宋璟

韓歐文語

卷第二十六則

漢宣帝不用儒

國家府庫

劉項成敗

占術致禍

絳侯菜公

無名殺臣下

平天冠

介推寒食

進士訛黜落

後漢書載班固文

趙充國馬援

漢人希姓

卷第三十九則

絳灌

題詠絕唱

秀才之名

魏收作史

兔葵燕麥

北狄俘虜之苦

太守刺史贈吏民官

李元亮詩啟

元魏改功臣姓氏

東坡和陶詩

孔戣鄭穆

陳季常

文用諡字

高唐神女賦

其言明且清

侍從轉官

曹子建七啟

姦鬼為人禍

監司徒巡檢

十二分野

公孫五樓

薦士稱字著年

兄弟邪正

卷第四 十五則

三豎子

樞密稱呼

從官事體

九朝國史

銀牌使者

省錢百陌

舊官銜冗贅

吏胥侮洗文書

宣告錯誤

軍中抵名為官

禍福有命

真宗北征

宰相不次補

外制之難

文臣換武使

卷第五 十七則

舜事瞽叟

孔子正名

潛火字誤

永興天書

王哀嵇紹

張詠傳

緋紫假服

樞密名稱更易

過稱官品

仁宗立嗣

郎官員數

東坡慕樂天

縛雞行

油污衣詩

北虜誅宗王

州郡書院

何韓同姓

卷第六 十五則

蕨其養人

賢士隱居者

張籍陳無己詩

杜詩誤字

東坡詩用老字

杜詩命意

擇福莫若重

用人文字之失

李衛公輞川圖跋

白公夜聞歌者

謝朓志節

琵琶亭詩

減損入官人

韓蘇文章譬喻

唐昭宗贈諫臣官

卷第七十四則

執政辭轉官

宗室補官

孫宣公諫封禪等

赦恩為害

代宗崇尚釋氏

光武符堅

周武帝宣帝

唐觀察使

冗濫除官

節度使稱太尉

五代濫刑

太一推算

趙丞相除拜

唐昭宗恤錄儒士

卷第八五則

徽宗薦嚴疏文

忠宣公謝表

四六名對

吾家四六

唐賢啟狀

卷第九十六則

樞密兩長官

赦放債負

馮道王溥

周玄豹相

鈞錡滄浪

司封失典故

老人該恩官封

學士中丞

漢高祖父母姓名

君臣事跡屏風

僧道科目

射佃逃田

周世宗好殺

孟字義訓

向巨原詩

葉晦叔詩

卷第十七則

詞學科目

唐夜試進士

納絀絹尺度

朱梁輕賦

坎離陰陽

前執政為尚書

河伯娶婦

六經用字

鄂州興唐寺鐘

禰衡輕曹操

禁中文書

老子之言

孔叢子

小星詩

桃源行

司封贈典之失

辰巳之巳

卷第十一 十六則

碑誌不書名

漢文帝不用兵

帝王諱名

家諱中字

紀張元事

宮室土木

歲月日風雷雄雌

東坡三詩

天文七政

符讀書城南

致政官上壽

五經字義相反

鎮星為福

東坡引用史傳

兩莫愁

何公橋詩

卷第十二 十六則

昉秦好娘三女

顏魯公祠堂詩

閔子不名

曾皙待子不慈

具圖復詩

人當知足

淵明孤松

饒州刺史

紫極觀鍾

兼中書令

作文字要點檢

侍從兩制

片言解禍

忠言嘉謨

免直學士院

大賢之後

卷第十三 十三別

鍾鼎銘識

犧尊象尊

再書博古圖

碌碌七字

占測天星

政和宮室

僧官試卿

大觀算學

十八鼎

四朝史志

宗室參選

元豐庫

五俗字

卷第十四 十七則

三教論衡

夫兄為公

政和文忌

瞬息須臾

神宗待文武臣

綠竹玉芻

親除諫官

檢放災傷

檀弓注文

左傳有害理處

夫人宗女請受

蜀茶法

判府知府

歌扇舞衣

官會折閱

飛鄰望鄰

衙參之禮

卷第十五 十八則

內職命詞

蔡京除吏

題宣聖廟詩

季文子魏獻子

尊崇聖字

滕字訓

周禮奇字

大禹之書

隨巢胡非子

別國方言

縱災

摠持寺唐勅牒

禁旅遷補

六言詩幾工

杯水救車薪

誣一人之下

秦漢重縣令客

之字訓變

卷第十六 二十則

蹇氏父子

神臂弓

勅令格式

顏魯公戲吟

紀年用先代名

中舍

多赦長惡

奏獻疑獄

醫職濫宄

切脚語

唐世辟寮佐有詞

高子允謁刺

蔡君謨書碑

楊涉父子

佛胃卍字

蘇渙詩

歲後八日

門馬圍馬

郡縣主壻官

樂府詩引喻

容齋三筆目錄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四則

晁景迂經說

景迂于晁以道留意六經之學。各著一書。發明其旨。故有易規書傳詩序論中庸洪範傳三傳說。其說多與世儒異。謂易之學者所謂應所謂位。所謂承乘。所謂主。皆非是。大抵云繫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通之類。非一未嘗及初應四二應五三應六也。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為得位。得位者吉。以陽居陰。以陰居陽。為失位。失位者凶。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既為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之說。而求之或不通。則又為承乘之說。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陽乘柔則吉。陰乘剛則凶。其不思亦甚矣。又必以位而論中正。如六二九五為中且正。則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永不得用中乎。卦各有主。而一概主之於五。亦非也。其論書曰。予於堯典見天文矣。而言四時者不知中星。禹貢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涇水。洪範性命之原。而言九疇者不知數。舜於四凶。以堯庭之舊。而流放竄殛之。穆王將善其祥刑。而先醜其耄荒湯之伐桀。出不意而奪農時。文王受命為僭王。召公之不說。類乎無上。太甲以不順伊尹而放。羣叔纔有流言而誅。啟行孛戮之刑。以誓

不用命。盤庚行剽殄之刑，而遭國人。周飲酒而死，魯人不板幹而屋誅。先時不及時而殺無赦，威不可託，老不足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類。惟此經遭秦火煨燼之後，孔壁朽折之餘，孔安國初以隸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錯出東京，乃取正於杜林傳。至唐彌不能一，明皇帝詔衛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古本幾何其遠矣。今之學者盡信不疑，殆如手授於洙泗間，不亦惑乎。論堯典中星云：於春分日而南方井鬼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百九度而於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實春分之一時正位之中星，非常夜昏見之中星也。於夏至而東方角亢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七十七度而於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夏至一時之中星，非常夜昏見者也。秋分冬至之說皆然。凡此以上，皆晁氏之說，所辯聖典，非所敢知。但驗之天文，不以四時，其同在天者，常有十餘宿，自昏至旦，除太陽所舍外，餘出者過三之二。安得言七宿不能於一夕間畢見哉。蓋是不識星故云爾。其論詩序云：作詩者不必有序。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或歟。且逸詩之傳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覩序耶。謂晉武公盜立秦仲者，石勒之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應。美文王有聲為繼伐，是文王以伐紂為志，武王以伐紂為功。庭燎沔水鶴鳴白駒，箴規誨刺於宣王，則雲

漢韓奕崧高烝民之作妄也。未有小雅之惡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謂子衿候人采綠之序駢蔓無益。樛木日月之序為自戾。定之方中木瓜之序為不純。孟子荀卿左氏賈誼劉向漢諸儒論說及詩多矣。未嘗有一言以詩序為議者。則序之所作晚矣。是所論是否。亦未敢輒言。但其中有云秦康公隳穆公之業。日稱兵於母家。自喪服以尋干戈。終身戰不知已。而序渭陽稱其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是果純孝歟。陳厲公弑佗代立而序墓門責佗無良師傅。失其類矣。予謂康公渭陽之詩。乃贈送晉文公入晉時所作。去其即位十六年。哀服用兵。蓋晉襄公耳。傳云子墨衰經者也。康公送公子雍於晉。蓋徇其請。晉背約而與之戰。康公何罪哉。責其稱兵於母家。則不可。陳佗殺威公太子而代之。故蔡人殺佗而立厲公。非厲公罪也。晁詵厲以伸佗。亦為不可。其論三傳。謂杜預以左氏之耳目。奪夫子之筆削。公羊家夫之外雜。而何休者。又特負於公羊。惟穀梁晚出。監二氏之違畔而正之。然或與之同惡。至其精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范寧又因諸儒而博辯之。申穀梁之志。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傳。汲然不敢異同也。此論最善。然則晁公之於犀經。可謂自信篤而不詭隨者矣。

邳彤酈商

漢光武討王郎時。河北皆叛。獨鉅鹿信都堅守。議者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為。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光武感其言而止。東坡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亦可謂漢之元臣也。彤在雲臺。諸將中不為人之所標異。至此論出。識者始知其然。漢高祖沒。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酈商見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以攻關中。亡可踰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發喪。然則是時漢室之危。幾於不保。酈商笑談間。靡靡無事。其功豈不大哉。然無有表而出之者。迨呂后之亡。呂祿據北軍。商子寄給之。出游。使周勃得入。則酈氏父子之於漢。謂之社稷臣可也。寄與劉揭同說呂祿解將印。及文帝論功。揭封侯賜金。而寄不錄。平勃亦不為之一言。此又不可曉者。其後寄嗣父為侯。又以罪免。惜哉。

武成之書

孔子言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謂服事者。美其能於紂之世。盡臣道也。而史記周本紀云。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其後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公季為王。是說之非。自唐梁肅至於歐陽東坡。公孫明復。皆嘗著論。然其失自武成始也。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今考其書云。大王肇基王迹。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及武王自稱曰。周王發。皆紂尚在位之辭。且大王居邠。猶為狄所迫逐。安有肇基王迹之事。文王但稱西伯。焉得言誕膺天命乎。武王未代商。已稱周王可乎。則武成之書。不可盡信。非止血流漂杵一端也。至編簡舛誤。特其小小者云。

象載瑜

漢郊祀歌象載瑜。章云。象載瑜。白集西。顏師古曰。象載象輿也。山出象輿。瑞應車也。赤蛟章云。象輿轍。即此也。而景星章云。象載昭庭。師古曰。象謂懸象也。懸象祕事。昭顯於庭也。二字同出一處。而自為兩說。按樂章詞意。正指瑞應車。言昭列於庭下耳。三劉漢釋之說。亦得之。而謂白集西為西雍之麟。此則不然。蓋歌詩凡十九章。皆書其名於後。象載輿前一行云。行幸雍。獲白麟。作。自為前篇朝隴首。覽西垠之章。不應

又於下篇贊出之也。

管晏之言

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此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天子諸侯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景公說。大戒於國。管子內言戒篇曰。威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寶法。觀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非傳記所載。容有相犯乎。管子既自為一書。必不誤。當更考之。晏子春秋也。

共工氏

禮記祭法。漢書郊祀志。皆言共工氏霸九州。以其無錄而王。故謂之霸。麻志則云。雖有水德在大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而不王。周人去其行序。故易不載。

注言以其非次故去之。史記律書顯帝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顯帝伐之。本主水官，因為水行也。然左傳鄭子所敘黃帝炎帝五代所名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杜預云：共工氏以諸侯伯有九州者，在神農之前。太昊之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蓋其與炎黃諸帝均受五行之瑞，無所低昂，是亦為王明矣。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至今祀以為社，前所紀謂周人去其行序，恐非也。至於怒觸不周之山，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此說尤為誕罔。洪氏出於此，本曰：共左傳所書，晉左行共，華魯共，劉皆其裔也。後又推本水德之緒，加水於左而為洪云。堯典所稱共工，方鳩僇，功即舜所流者，非此也。時以名官，故舜命垂為之。

漢志之誤

昔人謂顏師古為班氏忠臣，以其注釋紀傳雖有舛誤，必委曲為之辨，故也。如五行志中最多，其最顯顯者與尚書及春秋乖戾為甚。桑穀共生於朝，劉向以為商道既衰，高宗乘敝而起，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顏注曰：桑穀自太戊時生，而此云高宗時，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或者

伏生差謬。按藝文志自云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鳴雉登鼎。武丁為宗。乃是本書所言。豈不可為明證。而翻以伏生為謬。何也。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劉向以為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僖公不寤。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又載文公十六年蛇自泉宮出。劉向以為其後公子遂殺二子而立宣公。此是文公末年事。而劉向既書之。又誤以為僖。顧無所辨。隱公三年日有食之。劉向以為其後鄭獲魯隱。注引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此自是隱為公子時事耳。左傳記之甚明。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董仲舒以為成公時。其他如言楚莊始稱王。晉滅江之類。顏雖隨事敷衍。皆云未詳其說。終不肯正。詆其疵也。地理志中沛郡公丘縣曰故藤國。周懿王子叔繡所封。顏引左傳鄰雍曹滕文之昭也。為證亦云未詳其義。真定之肥累。菑川之劇。泰山之肥城。皆以為肥子國。而遼西之肥如。又云肥子奔燕。燕封於此。魏郡元城縣云魏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氏縣云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不應兩邑命名相似如此。正文及志互引厚池河。皆注云虜音呼。池音徒。河反。又五伯迭興。注云此五伯謂齊威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也。而諸侯王表五伯扶其弱。注云謂齊威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也。異姓諸侯王表適戍彊於五伯。注云謂昆吾大彭豷齊威晉文也。

均出一書。皆師古注辭。而異同如此。

漢將軍在御史上

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位上卿。銀印青綬。前後左右將軍。亦位上卿。而金印紫綬。故霍光傳所載羣臣連名奏曰。丞相敞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度遼將軍明友。前將軍增。後將軍充國。御史大夫誼。且云羣臣以次上殿。然則凡雜將軍皆在御史大夫上。不必前後左右也。

上元張燈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書曰。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而今史記無此文。唐韋述兩京新記曰。正月十五日夜。勅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以看燈。本朝京師增為五夜。俗言錢忠懿納土進錢。買兩夜。如前史所謂買宴之比。初用十二十三夜。至崇寧初。以兩日皆國忌。遂展至十七十八兩夜。予按國史。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區寓久安。令開封府更增十七十八兩夜。然則俗云因錢氏及崇寧之展日。皆非也。太平興國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之文。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罷中元下元張燈。

七夕用六日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夕嘉長著於甲令。今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且名為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時以然。唐世無此說。必出於五代耳。

宰相參政員數

太祖登極。仍用周朝范質王溥魏仁浦三宰相。四年皆罷。趙普獨相。越三月始創參知政事之名。而以命薛居正呂餘慶。後益以劉熙古。是為一相三參。及普罷去。以居正及沈義倫為相。盧多遜參政。太宗即位。多遜亦拜相。凡六年。三相而無一參。自後頗以二相二參為率。至和二年。文彥博為昭文相。劉沆為史館相。富弼為集賢相。但用程戡一參。惟至道三年。呂端以右僕射獨相。而吏部侍郎溫仲舒。兵部侍郎王化基。工部尚書李至。戶部侍郎李沆。四參政。前後未之有也。

朱崖遷客

唐韋執誼自宰相貶崖州司戶刺史。命攝軍事。銜推牒詞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頗諳公事。幸期佐理。勿憚廉賢。當時傳以為笑。然猶未至於挫抑也。盧多遜罷相。流崖州知州。乃牙校為子求婚。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不得已卒。與為昏。紹興中。胡邦

衡銓竄新州。再徙吉陽。吉陽卽朱崖也。軍守張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狀。每旬呈必令囚首詣廷下。邦衡盡禮事之。至作五十韻詩為其生日壽。性命之憂。朝不謀夕。是時黎首聞邦衡名。遣子就學。其居去城三十里。嘗邀致入山。見軍守者荷枷紼西廡下。首指而語曰。此人貪虐已甚。吾將殺之。先生以為何如。邦衡曰。其死有餘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既蒙垂問。切有獻焉。賢郎所以相從者。為何事哉。當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亡狀。要之為一州主。所謂邦君也。欲訴其過。合以告海南安撫司。次至廣西。經略司。俟其不行。然後訟於樞密院。今不應擅殺人也。酋悟。遽釋之。令自書一紙引咎。乃再拜而出。明日。邦衡歸。張詣門悔謝。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為上客。邦衡以隆興初在侍從。錄所作生日詩示仲兄文安公。且備言昔日事。乃知去天萬里。身陷九淵。日與死迫。古今一轍也。

張士貴宋璟

唐太宗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證諫曰。將軍之職為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况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明皇開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姚崇為宰相。弗能止。

盧懷謹亦為相。疾亟。表言環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錄。上深納之。太宗明皇。有唐賢君也。而以杖人輕之。故加罪。大將軍御史大夫。可謂失政刑矣。

韓歐文語

盤谷序云。坐茂林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醉翁亭記云。野花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歐公文勢。大抵化韓語也。然釣於水。鮮可食。與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采於山。與山肴前陳之句。煩簡工夫。則有不侔矣。

漢宣帝不用儒

漢宣帝不好儒。至云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康衡為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不宜在遠方。事下蕭望之。梁丘賀。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故官。司馬溫公謂俗儒誠不可與為治。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且是古非今之說。秦始皇李斯所禁也。何為而勅之邪。既不用儒生。而專委中書宦官。宏恭石顯。因以擅政事。卒為後世之禍。人主心術。可不戒哉。

國家府庫

真宗嗣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歲賦入大數。是時至道三年也。凡收穀二千一百七十萬碩。錢四百六十五萬貫。絹緇一百九十萬匹。絲綿六百五十八萬兩。茶四十九萬斤。黃蠟三十萬斤。自後多寡不常。然大略具此。方國家全盛。民力充足。故於征輸未能為害。今之事力。與昔者不可同日而語。所謂緡錢之入。殆過十倍。民日削月腹。未知救弊之術。為可慮耳。黃蠟一項。今不聞有此數。

劉項成敗

漢高帝項羽起兵之始。相與北面共事懷王。及入關破秦。子嬰出降。諸將或言誅秦王。高帝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至羽則不然。既殺子嬰。屠咸陽。使人致命於懷王。王使如初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顯主約。今定天下。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於是陽尊王為義帝。卒至殺之。觀此二事。高帝既成功。猶敬佩王之戒。羽背主約。其末至於如此。成敗之端。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高帝微時嘗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矣。至羽觀始皇。則曰。彼可取而代也。雖史家所載。各有文飾。然其大旨固可見云。

占術致禍

吉凶禍福之事。蓋未嘗不先見其祥。然固有知之信之。而翻取殺身亡族之害者。漢昭帝時。昌邑石自立。上林儻柳復起。蠱食葉曰。公孫病已立。眭孟上書言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勸帝索賢人而禮位。孟坐祿言誅。而其應乃在孝宣正名病已。哀帝時。夏賀良以為漢曆中衰。當更受命。遂有陳聖劉太平皇帝之事。賀良坐不道誅。及王

莽篡竊自謂陳後而光武實應之。宋文帝時孔熙先以天文圖讖知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當出天子。遂謀大逆。欲奉江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熙先既誅。義康亦被害。而帝竟有子禍。孝武帝乃以江州起兵。而即尊位。薄姬在魏王豹宮。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聞言心喜。因背漢致夷滅。而其應乃在漢文帝。唐李錡據潤州。反有相者言丹陽鄭氏女當生天子。錡聞之。納為侍人。錡敗。沒入掖庭。得幸憲宗。而生宣宗。五代李守貞為河中節度使。有術者善聽人聲。聞其子婦符氏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已而覆亡。而符氏乃為周世宗后。

絳侯菜公

漢周勃誅諸呂。立文帝。以安劉氏。及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避。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久之勃遂有逮繫廷尉

之禍。幾於不免。寇萊公決澶淵之策。真宗待之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欽若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為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欽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對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為此舉。是盟於城下也。其何恥如之。上愀然不能答。由是顧準稍衰。旋即罷相。終海康之貶。嗚呼。絳侯萊公之功。揭若日月。而盜與欽若以從容一言。移兩明主意。訖致二人於罪斥。讒言罔極。吁。可畏哉。

無名殺臣下

傳曰。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古者置人於死地。必求其所以死。然固有無罪殺之而必為之名者。張湯為漢武造白鹿皮幣。大農顏異以為本末不相稱。天子不悅。湯又與異有隙。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徵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曹操始用崔琰。後為人所譖。罰為徒隸。使人視之。詞色不撓。操令曰。琰雖見刑。而對賓客。虬須直視。若有所矚。遂賜琰死。隋煬帝殺高颺之後。議新令。久不決。薛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颺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有無君之心。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

隱昧原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遂令自盡，寃哉！此三臣之死也。

平天冠

祭服之冕，自天子至於下士，執事者皆服之，特以梁數及旒之多少為別，俗呼為平天冠。蓋指言至尊，乃得用范純禮知開封府，中旨鞠洵澤村民謀逆事，審其故，乃常入戲場觀優歸，塗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為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為杖之足矣。按後漢輿服志：蔡邕注冕冠曰：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然則其名之傳久矣。

介推寒食

左傳：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遂與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緜上者西河介休縣地也。其事始末只如此。史記則曰：子推從者，書宮門有一蛇，獨怨之。語文公見其書，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山封之，名曰介山。雖與左傳稍異，而大略亦同。至劉向新序，始云：子推怨於無爵齒，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待之不肯出，以謂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是後雜傳記如汝南先賢傳，則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鄴中記云。

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子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帝以太原上黨西河鴈門皆
涇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亦為冬至後百有五日也。按後漢周舉傳云太原一郡舊
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
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舉為并州刺史乃作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
賢者之意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然則所謂寒食乃是冬中
非今節令二三月間也。

進士訴黜落

天禧三年京西轉運使胡則言滑州進士楊世質等訴本州黜落即取元試卷付許
州通判崔立看詳立以為世質等所試不至純繆已牒滑州依例解發詔轉運司具
訴不先奏裁直令解發緣由以聞其試卷仰本州繳進世質等仍未得解發及取到
試卷詔貢院定奪乃言詞理低次不合充薦復黜之而劾胡則崔立之罪蓋是時貢
舉條制猶未堅定故有被黜而來訴其枉者至於首試亦然如葉齊之類由此登第
後來無此風矣。

後漢書載班固文

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成詔音節。起詣後之為史者。莫能及其髣髴。可謂盡善矣。然至後漢中所載固之文章。斷然如出兩手。觀謝夷吾傳云。第五倫為司徒。使固作奏薦之。其辭至有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之語。其他比喻。引稷契咎繇傳說。伊呂周召管晏。以為一人之身。而唐虞商周聖賢之盛者。皆無以過。而夷吾乃在方術傳中所學者。風角占候而已。固之言一何太過歟。

趙充國馬援

前漢先零羌犯塞。趙充國平之。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西邊遂定。成帝命揚雄頌其圖畫。至比周之方虎。後漢光武時。西羌入居塞內。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乃拜援太守。追討之。羌來和親。於是隴右清靜。而自永平以後。託於靈帝十世之間。羌患未嘗少息。故范曄著論。以為二漢御戎之方。為失其本。先零侵境。趙充國還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畧。豈夫識微者之為乎。援徙當煎於三輔。不見其事。西羌傳云。援破降先零。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事已具援傳。然援本傳蓋無其語。唯段紀明與張英爭討東羌奏疏。正謂趙馬之失。至今為梗。充國文淵為漢名臣。段賊之如此。故曄

據而用之。豈其然乎。

漢人希姓

兩漢書所載人姓氏有後世不著見者甚多。漫紀於此。以助氏族書之脫遺。複姓如公上不害。合博胡害。室中同昭。涉掉尾。單父石軍。陽城延息。夫躬。游水發根。吾丘壽王。落下閔。梁丘賀。五鹿充宗。公戶滿意。堂谿惠申。章昌浩星。賜闕門慶。忘安國。少季馬適。建都尉朝。毋將隆。紅陽長仲。烏氏羸。周陽由勝。屠公毋鹽。氏歐侯。氏士孫喜。索盧。恢屠門少瓜。田儀。工師喜駁馬。少伯公乘。歛鮭。陽鴻弓里游。公沙穆。胡毋班。周生豐。友通。期公緒。恭公族。進階木丘岑。叔先雄。單姓如繒。賀蟲達。靈常賁。赫其石。旅卿祕。彭祖。革朱。樛樂冷。豐冥。都濮中翁。蒯徹。直不疑。閔孺。使樂成。栝育。制氏猗頓。義縱。雋不疑。疏廣。云。敬枚。乘終軍。鹵公儒。食子公駢。臂佃宗。衡胡乘宏。簡卿快。欽所忠。假倉。眭孟。覺。惲塗。惲射。姓后倉。姓韋如氏。苴氏百政。免公髮。福質氏濁。賢稽發。萬章。矚氏佗。羽繡。君賓。澗中叔。桐丹。帛敵。遲昭平汝。臣駒。幾稱忠。達普。臺崇。沐茂。區氏勞丙。抗。徐闕。宣沮。雋卑。整編。訴。亶誦。尋穆。夜龍弓林。行巡。役諷。角閔。芳丹。堅。鐔。錫光。佺偉。重異。力子都。維。汜。詩。索。絲。廷。長公防。廣。鐔。顯。移。良。纘。玉蕃。嚮。渠。穆。臨。孝存。脂。習。管。

融茂克處興與渠具瑗諒輔騰是卿仲遠謁煥矯真晃華注丹橋衡

絳灌

漢書陳平傳絳灌等譏平顏師古注云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賈誼傳絳灌東陽侯之屬盡害之注亦以為勃嬰按史記陳平世家曰絳侯灌嬰等咸譏平則其為兩人明甚師古不必為疑辭也楚漢春秋陸賈所作皆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師古蓋屢辨之矣史漢外戚竇皇后傳實書絳侯灌將軍此最的證也夏侯嬰為滕令故稱滕公而史并灌嬰書為滕灌賈誼所稱亦然甚與絳灌相類楚漢春秋一書今不復見李善注文選劉歆移博士書云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哀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屬百思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則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師古所謂疑昧之文者此耳張耳歸漢即立為趙王子敖廢為侯敖子偃嘗為魯王文帝封為南宮侯而楚漢春秋有南宮侯張耳淮陰舍人告韓信反史記表云樂說漢表云樂說而楚漢以為謝公其誤可見

題詠絕唱

錢仲仲大夫於錫山所居漆塘村作四亭自其先人已有卜築之意而不克就故名曰遂初先壠在其上名曰望雲種桃數百千株名曰芳美鑿地湧泉或以為與惠山泉同味名曰通惠求詩於一時名流自葛魯卿汪彥章孫仲益既各極其妙而母舅蔡載天任四絕獨擅場遂初亭曰結廬傍林泉偶與初心期佳處時自領未應魚鳥知望雲亭曰白雲來何時英英冠山椒西風莫吹去使我心搖搖芳美亭曰高人不惜地自種無邊春莫隨流水去恐污世間塵通惠亭曰水行天地間萬派同一指胡為穿石來要洗巢由耳四篇既出諸公皆自以為弗及也吳傳朋遊絲書賦詩者以百數汪彥章五言數十句多用翰墨故事固以超拔而劉子翬彥沖古風一篇蓋為絕唱其辭云圓清無瑕二三月時見游絲轉空澗誰人寫此一段奇著紙春風吹不脫紛紛糾結疑非書安得龍蛇如許躍神蹤政喜縈不斷老眼只愁看若無定知苗裔出飛白古人妙處君潛得勿輕漠漠一縷浮力道可挂千鈞石眷予弟兄情不忘軸之遠寄悠然堂謝公遺髯凜若活衛后落鬢搖人光翻思長安夜飛蓋醉哦聲落南山外亂離契闊四十秋筆意與人俱老大政成著脚明河津外家風流今絕倫文章固自有機杼戲事豈足勞心神此章尤為馳騁痛快且卒章含識諷正中傳朋之

癖予少時見二公所傳。殊敬愛之。至今五十年。尚能記憶。懼其益久而不傳。故紀於此。

秀才之名

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實為貢舉科目之最。而今人恬於習玩。每聞以此稱之。輒指為輕已。因閱北史杜正玄傳載一事云。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試楊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玄一人應秀才。曹司重以啟素。素志在試退。正玄乃使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劔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今就。正玄及時並了。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蓋其重如此。又正玄弟正藏。次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賈誼過秦論。尚書湯誓。匠人箴。連理樹賦。几賦。弓銘。亦應時並就。文無點竄。然則可謂難矣。唐書杜正倫傳云。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乃此也。

魏收作史

魏收作元魏一朝史。修史諸人多被書錄。飾以美言。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

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故眾口喧然。稱為穢史。諸家子孫前後投訴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至於坐謗史而獲罪。編配因以致死者。其書今存。視南北八史中。最為冗謬。其自序云。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歆子悅。悅子子建。子建子收。無知於收為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餘年。其妄如是。則其述他人世系與夫事業可知矣。

兔葵燕麥

劉禹錫再游元都觀詩序云。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今人多引用之。予讀北史邢邵傳載邵一書云。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然則此語由來久矣。爾雅曰。菴葵。齋雀麥。郭璞注曰。頗似葵而葉小。狀如藜。雀麥即燕麥。有毛。廣志曰。菴葵。燻之可食。古歌曰。田中菴絲。何嘗可絡。道邊燕麥。何嘗可穫。皆見於太平御覽。上林賦。歲析苞荔。張揖注曰。析似燕麥。音斯。葉庭珪海錄碎事云。兔葵苗如龍芮。花白莖紫。燕麥草似麥。亦曰雀麥。但未詳出於何書。

北狄俘虜之苦

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為奴。無問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子王孫。宦門仕族之家。盡沒為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日舂為米。得一斗八升。用為餼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煖氣。然纔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即脫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團坐地。

上以敗蓆或蘆藉觀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先公在英州。為攝守。蔡篤言之。蔡書於甲夕日記。後其子大器錄以相示。此松漢記聞所遺也。

太守刺史贈吏民官

漢薛宣為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立妻受囚家錢。慙恐自殺。宣移書池陽曰。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顏思古注云。以此職追贈也。後魏并州刺史。以部民吳悉達兄弟行著鄉里。追贈其父渤海太守。此二者皆以太守刺史而擅贈吏民官職。不以為過。後世不敢然也。

李元亮詩啟

建昌縣士人李元亮。山房公擇尚書族子也。抱材尚氣。不以辭色假人。崇寧中在大學。蔡疑為學錄。元亮惡其人。不以所事前廊之禮事之。蔡擢第魁多士。元亮失意歸鄉。大觀二年冬。復詣學。道過和州。蔡解褐即起用。纔二年。至給事中。出補外。正臨此邦。元亮不肯入謁。蔡自到官。即戒津吏門卒。凡士大夫往來。無問官高卑。必飛報。雖布衣亦然。既知其來。使命駕先造所館。元亮驚喜。出迎謝曰。所以來。顯為門下之故。

方修贊見之禮。須明旦扣典客。不意給事先生卑躬下賤如此。前贊不可復用。當別撰一通。然後敬謁。蔡退。元亮旋營一啟。旦而往焉。其警策曰。定館而見長者。古所不然。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此事。蔡摘讀嗟激。留宴連夕。贈以五十萬錢。且致書延譽於諸公間。遂登三年貢士科。元亮以工詩。如人聞知。晝永花落。見春深。朝雨未休。還暮雨。臘寒纔過。又春寒。皆佳句也。

元魏改功臣姓氏

魏孝文自代遷洛。欲大革胡俗。既自改拓跋為元氏。而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以姓或重複皆改之。於是拔拔氏為長孫氏。達奚氏為奚氏。乙旃氏為叔孫氏。丘穆氏為穆氏。步六孤氏為陸氏。賀賴氏為賀氏。獨孤氏為劉氏。賀樓氏為樓氏。勿忸于氏為于氏。尉遲氏為尉氏。其用夏變夷之意如此。然至於其孫恭帝。翻以中原故家。易賜蕃姓。如李弼為徒河氏。趙肅趙貴為乙弗氏。劉亮為侯莫陳氏。楊忠為普六茹氏。王雄為可頻氏。李虎閻慶為大野氏。辛威為普毛氏。田宏為紇干氏。耿豪為和稽氏。王勇為庫汗氏。楊紹為叱利氏。侯植為侯伏侯氏。竇熾為紇豆陵氏。李穆為掄拔氏。陸通為步六孤氏。楊纂為莫胡盧氏。寇偁為若口引氏。段永為爾綿氏。韓襄為侯呂陵

氏裴文舉為賀蘭氏。王軌為烏丸氏。陳忻為尉遲氏。樊深為萬紐于氏。一何其不循乃祖彝憲也。是時蓋宇文泰顯國。此事皆出其手。遂復國姓為拓拔。而九十九姓改為單者皆復其舊。秦方以時俗文敝。命蘇綽做周書作大誥。又悉改官名復周六卿之制。顧乃如是。殆不可曉也。

東坡和陶詩

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臯一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數陶徵君田居。蓋陶之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據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復重載於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皆隨意即成。不復細考耳。陶之首章云。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盃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和云。有客叩我門。繫馬廐前柳。庭空鳥雀噪。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卧。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散一盃酒。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由所謂遂

與比轍者哉。

孔戣鄭穆

唐孔戣在穆宗時為尚書左丞。上書去官。天子以為禮部尚書致仕。吏部侍郎韓愈奏疏曰。戣為人守節清苦。議論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正月戣薨。國朝鄭穆在元祐中以寶文閣待制兼國子祭酒請老。提舉洞霄宮給事中范祖禹言穆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彊。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處老成。願毋輕聽其去。亦不報。然穆亦至明年卒。二事絕相類。

陳季常

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龍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畜聲妓。然其妻柳氏絕克妬。故東坡有詩云。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師子。指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季常書云。一絕乞秀英君。想是其妻。小字黃魯直。元祐中有與季常簡曰。審柳夫人時須醫藥。今已安平否。公暮年來想漸求清淨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耶。又一帖云。承諭老境情味。法當如此。所苦既不妨游觀山川。自可損藥石調護。起居飲

食而已。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大。一任放不解事耶。則柳氏之妬名固彰著於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

文用諡字

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故謂為易名。然則諡之為義。正訓名也。司馬長卿論蜀文曰。身死無名。諡為至愚。顏注云。終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諡。柳子厚招海賈文曰。君不返。今諡為愚。二人所用。其意則同。唯王子淵蕭賦曰。幸得諡為洞蕭。兮蒙聖主之渥恩。李善謂諡者號也。言得諡為簫。而常施用之。以器物名為諡。其語可謂奇矣。

高唐神女賦

宋玉高唐神女二賦。其為寓言。託興甚明。予嘗即其詞而味其旨。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真得詩人風化之本。前賦云。楚襄王望高唐之上。有雲氣。問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後賦云。襄王既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復命玉賦之。若如所言。則是王父子皆與此女荒淫。殆近於聚麀之醜矣。然其賦雖篇首極道神女之美麗。至其中則云。澹清靜其惜嫵兮。性沈詳而不煩。意似近而若遠兮。若將來而

復旋。褰余幃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正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願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還延引身。不可親附。願假須臾。神女稱遽。闇然而冥。忽不知處。然則神女但與懷王交御。雖見夢於襄而未嘗及亂也。玉之意可謂正矣。今人詩詞。顧以襄王藉口。考其實則非是。願音足零反。斂容怒色也。柳子厚論龍說有奇女。願爾怒之語。正用此也。

其言明且清

禮記緇衣篇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鄭氏注不言何詩。今毛詩節南山章。但有下三句。而微不同。經典釋文云。從第一句至庶民以生五句。今詩皆無此語。或皆逸詩也。予按文選張華答何劭詩曰。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然則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曰。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世之所存。子思子亦無之。不知善何據所意。當時或有此書。善必不妄也。特不及周任遺規之義。又不可曉。

侍從轉官

元豐未改官制以前。用職事官寄祿。自諫議大夫轉給事中。學士轉中書舍人歷三侍郎。學士

轉左曹人轉右曹禮部

戶吏部餘工刑兵部

吏侍轉左
兵侍轉右

然後轉六尚書各為一官尚書贈僕射非曾任

宰相者不許轉今之特進是也故侍從止於吏書由諫議至此凡十一轉其庶僚久於卿列者則自光祿卿轉秘書監繼歷太子賓客遂得工部侍郎蓋以不帶待制以上職不許入兩省給諫耳元豐改諫議為太中大夫給舍為通議六侍郎同為正議左右丞為光祿兵戶刑禮工書同為銀青吏書金紫但六轉視舊法損其五元祐中以為太簡增正議光祿銀青為左右然亦纔九資大觀二年置通奉以易右正議正奉以易右光祿宣奉以易左光祿以右銀青為光祿而至銀青者去其左字今皆仍之比倣舊制今之通奉乃工禮侍郎正議乃刑戶正奉乃兵吏宣奉乃左右丞三光祿乃六尚書也凡侍從序遷至金紫無止法建炎以前多有之紹興以來階官到此絕少唯梁揚祖葛勝仲致仕得之近歲有司不能探蹟典故予以宣奉當磨勳又該章霈顏師魯在天官徑給回授一據而不明言其所由比程叔達由宣奉納祿不遷官而於待制間名陞二等程大昌亦然以龍圖直學士徑升本學士尤非也予任中書舍人日已階太中及以集英修撰出外吏部不復為理年勞凡十八年始以待制得通議殊可笑蓋臺省之中無復有老吏矣

曹子建七啟

原頭火燒淨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此韓昌黎雉帶箭詩。東坡嘗大字書之以為絕妙。予讀曹子建七啟論羽獵之美云。人稠網密。地逼勢脅。乃知韓公用意所來處。七啟又云。名穢我身。位累我躬。與佛氏八大人覺經所書心是惡源。形為罪藪。皆修己正心之要語也。

姦鬼為人禍

晉景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孺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肅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隋文帝以子秦孝王俊有疾。馳召名醫許智藏。俊夢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當必相苦奈何。明夜復夢曰。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診俊脈曰。疾已入心。不可救也。二姦鬼之害人。如出一轍。近世許叔微家。一婦人夢二蒼頭。前者云到也。後者云到也。以手中物擊一下。遂魔覺。後心痛不可忍。叔微以神精丹餌之。痛止而愈。此事亦與上二者相似。

監司待巡檢

今監司巡歷郡邑。巡檢尉必迎於本界首。公裳危立。使者從車內遣謁吏謝之。即揖而退。未嘗以客禮延之也。至有倨橫之人。責橋道不整。驅之車前。使徒步與卒伍齒者。予記張文定公所著緇紳舊聞中一事云。余為江西轉運使。往虔州巡檢。殿直成保義忠郎康懷琪。乘舟於三十里相接。又欲送至大庾縣。遂與偕行。及至縣驛。驛正廳東西各有一房。予居其左。康處於右。日晚命之同食。起行數百步。逼暮而退。夜間康暴得疾。余亟趨至康所。康已具舟將歸虔。須臾數人扶翼而下。余策杖隨之。觀此則是使者與巡檢同驛而處。同席而食。至於步行送之登舟。今代未之見也。

十二分野

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為義多不然。前輩固有論之者矣。其甚不可曉者。莫如晉天文志謂自危至奎為娵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也。屬并州。且衛本受封於河內。商虛。後徙楚丘。河內乃冀州所部。漢屬司隸。其他邑皆在東郡。屬兗州。於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諸郡。自係涼州耳。又謂自畢至東井為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也。屬益州。且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

縣於益州亦不相干而雍州為秦其下乃列雲中定襄鴈門代太原上黨諸郡蓋又自屬并州及幽州耳。謬亂如此而出於李淳風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

公孫五樓

南燕慕容超嗣位之後。悉以國事付公孫五樓。燕業為東晉劉裕伐之。或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堅壁清野。大軍深入。將不能自歸。裕曰。鮮卑貪婪。不知遠計。謂我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芟蕩資儲。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僞軍無食。可以坐制。若縱使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不聽。裕過大峴。燕兵不出。喜形於色。遂一舉滅燕。觀五樓之計。正裕之所憚也。超平生信用五樓。獨於此不然。蓋天意也。五樓亦可謂智士。足與李左車比肩。後世姦妄擅國以誤大事者多矣。無所謂五樓之智也。

薦士稱字著年

漢魏以來。諸公上表薦士。必首及本郡名。次著其年。又稱其字。如漢孔融薦禰衡表云。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齊任昉為蕭揚州作薦士表云。秘書丞琅邪王

疎年二十一。字思晦。前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是也。唐以來。乃無此式。

兄弟邪正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間。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

容齋三筆卷第四十五則

三豎子

趙為秦所圍。使平原君求救於楚。楚王未肯定從。毛遂曰。白起小豎子耳。興師以與楚戰。舉鄢郢。燒夷陵。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是時起已數立大功。且勝於長平矣。人告韓信反。漢祖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唯陳平以為兵不如楚精。諸將用兵不能及。信英布反。書聞。上召諸將問計。又曰。發兵擊之。阮豎子耳。夫白起信布之為人。材能不可揜。以此三人為豎子。是天下無復有壯士也。毛遂之言。祇欲激怒楚王。使之知合從之利害。故不得不以起為懦夫。至如高帝諸將。不過周勃。樊噲之儔。韓信因執而歸。樓榭然處長安。為列侯。蓋一匹夫也。而噲喜其過己。趨拜送迎。言稱臣。况於據有全楚萬乘之地。事力强弱。安可同日而語。英布固嘗言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則豎子之對。可謂勇而無謀。殆與張儀詆蘇秦為反覆之人相似。高帝默然。顧深知其非也。至於陳平。則不然矣。若乃韓信謂魏將柏直為豎子。則誠然。柏直庸庸無所知名。漢王亦稱其口尚乳臭。真一豎子也。阮籍登廣武。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蓋歎是時無英雄如昔人者。俗士不達。以

為籍譏漢祖。雖李太白亦有是言。失之矣。

樞密稱呼

樞密使之名起於唐。本以宦者為之。蓋內諸司之貴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與宰相等。自此接於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簽書。同簽書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為樞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為檢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公為集賢相。以書迎之於國門。稱曰樞密太師相公。予家藏此帖。紹興五年。高宗車駕幸平江。過秀州。執政從行者四人。在前者傳呼宰相。趙忠簡也。次呼樞密。張魏公也。時為知院事。次呼參政。沈必先也。最後又呼樞密。則簽書權朝美云。予為檢詳時。葉審言黃繼道為長貳。亦同一稱。而二三十年以來。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於典謁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為甚。

從官事體

國朝優待侍從。故事體各分多與庶僚不同。然有處之合宜。及肆意者。如任知州。申發諸司公狀。不繫銜與安撫監序司官往還。用大狀。不書年。引接用朱衣。通判入部。廳之類。皆雜著於令式。其明載國史者。尚可考。大中祥符五年六月。詔尚書承郎兩

省給諫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員外郎及兩省六品以下官充本路轉運使副者承前例須申報。雖職當統攝方委於事權。而官有等差。宜明於品級。自今知制誥觀祭使以上知州府處所申轉運司狀。並止簽案檢令通判以下具銜供申。張詠以禮部尚書知昇州。上言。臣官奉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狀似未合宜。望自今尚書承郎知州者。除申省外。其本行曹局止簽案檢從之。紹興中。范同以前執政知太平州。官係中大夫。不帶職。申請司狀繫銜。提刑張絢封還之。范竟不改。次年轉太中。再任始去之。劉焯為江西運判。移牒屬郎知通云。請聯銜具報。邁時以太中守贛。以於式不可。乃作公劄。同通判簽書。劉拜翰。曾任權侍郎。以朝議大夫集英修撰知饒州。趙焯以承議郎提點刑獄。欲居其上。劉不校。趙又畏人議。已於是。邁朝拜國忌日。先後行香。王十朋自侍御史徙權吏部侍郎。不拜。除集撰知饒州。自處如庶官。林大中亦自侍御史改吏侍。不曾供職。除直寶文閣知贛州。全銜猶帶權知兼勸農事。借紫而盡用從官禮數。黃渙為通判入都。廳為之不平。鄭汝諧除權侍郎為東省所繳。不得供職。而以祕撰知池州。公狀至提刑司。不繫銜。為鄧驛驥問。唐瑑以司農少卿。王佐以中書檢正。皆暫兼權戶侍。及出知湖饒二州。悉用朱衣。雙引。此數君皆失於討問。

典章非故為尊大也。陳居仁以大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蓋在法學士乃雙引。人以為得體。適頃守贛建官職。與居仁等。而誤用兩朱。殊以自悔。又如監司見前執政。雖本路并客位下馬。伯氏以故相帶觀文學士帥。越提舉宋藻穿戟門訶殿云。浙東監司如何不得穿紹興府門。將至廳事。始若勉就客位者。主人亟令掖以還。

九朝國史

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雖各自紀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復。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章。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以勒成大典。豈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定。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為一史。紹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失實。廢不用。淳熙乙巳。邁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為一。壽皇即以見屬。嘗奏云。臣所為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孫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據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續之意。

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亦修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永思攢宮之役，纔歸即去國。尤表以高宗皇帝實錄為辭，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銀牌使者

金國每遣使出外，貴者佩金牌，次佩銀牌，俗呼為金牌銀牌郎君。北人以為契丹時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國之制。五代以來，庶事草創，凡乘置奉使於外，但給樞密院牒。國朝太平興國三年，因李飛雄矯乘廐馬詐稱使者欲作亂，既捕誅之，乃詔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國史云：始復舊制，然則非起於虜也。端拱二年，復詔：先是馳驛使臣給篆書銀牌，自今宜罷之，復給樞密院牒。

省錢百陌

用錢為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賈浸以姦詐，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陌。唐之盛際，純用足錢。天祐中以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為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為三司使，復減

三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為百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但數十年來有所謂頭子錢每貫五十六除中都及軍兵俸料外自餘州縣官民所當得其出者每百纔得七十一錢四分其入者每百為八十二錢四分元無所謂七十七矣民間所用多寡又蓋不均云

舊官銜冗贅

國朝官制沿晚唐五代餘習故階銜失之冗贅予固已數書之比得皇祐中李端愿所書雪竇山三大字其左云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凡四十一字自元豐以後更使名罷文散階檢校官持節憲銜勳官只云鎮潼軍承宣使六字比舊省去三十五可謂簡要會稽禹廟有唐天復年起王錢鏐所立碑其全銜九十五字尤為冗也

吏胥侮洗文書

郡縣胥史措易簿案鄉司尤甚民已輸租稅朱批於戶下矣有所求不遂復洗去之邑官不能察而又督理比其持赤鈔為證則追逮橫費為害已深此特小小者耳臺

省亦然。予除翰林日。所被告命後擬云。可持授依前正奉大夫充翰林學士。蓋初書黃時全文。故官告院據以為式。其制當爾。而告身全銜亦云。告正奉大夫充翰林學士。予以語吏部。蕭照鄰尚書曰。如此則學士繫銜在官下。於故事有戾。今欲書謝表當如何。蕭悚然。旋遣部主事與告院書吏至。乞借元告以去。明日持來。則已改正。移職居官上。但減一充字於行內。微覺疎其外。印文濃淡了無異。其妙至此。

宣告錯誤

士大夫告命。間有錯誤。如文官則猶能自言。書鋪亦不敢大有邀索。獨右列為可憐。而軍伍中出身者尤甚。予檢詳密院諸房日。有涇原副都軍頭乞換授。而所持宣內添注副字。為房吏所沮。都頭者不能自明。兩樞密以事見付。予視所添字。與正文一體。以白兩樞曰。使訴者為姦。當妄增品級。不應肯以都頭而自降為副。其為寫宣房之失。無可疑也。樞以為然。乃為改正。武翼郎李青。當磨勘尚左。驗其文書。其始為大李青。吏以為罔冒。青無詞以答。周茂振權尚書。閱其告命十餘通。其一告前云。大李青。而告身誤去大字。故後者相承。只云李青。即日放行遷秩。且給公據付之。兩人者幾困於吏手。幸而獲直用。是以知枉鬱不伸者多矣。

軍中抵名為官

紹興以來。兵革務煩。軍中將校除官者。大帥盡藏其告命。只語以所居官。其有事故亡沒者。亦不關申省部除籍。或徑以付他人。至或從白身便為郎大夫者。楊和王為殿帥。罷一統領使歸部。而申樞密院云。此人元姓名曰許超。只是校尉。偶有修武郎李立告使之鼎名。因得冒轉。續以戰功積累。今為武顯大夫。既已離軍。自合依本姓名。及元職位。趨詣院訴。而不能為之詞。予檢詳兵房為言曰。一時冒與。自是主將之命。修武以前。固非此人。當得若武翼之後。皆用軍功。使其戰死於陣。則性命須要超承。當今但當剋除。不應得九官。而理還其餘資。庶合人情。於理為順。兩樞密甚然。予說。即奏行之。

禍福有命

秦氏顯國得志。益厲刑辟。以箝制士大夫。一言語之過差。一文詞之可議。必起大獄。竄之嶺海。於是惡子之無俾者。持告訐以進。趙然以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賁汀州吳仲寶以夏二子傳流容州。張淵道以張和公生日詩。幾責柳而幸脫。皆是也。予教授福州日。因訪何大圭。忽問君識天星乎。答曰未之學。曰豈不能認南方中夏所見列

宿乎。曰：此卻粗識一二。大圭曰：君今夕試仰觀，燄惑何在？是時正見於南斗之西，後月餘再相見時，連旬多陰，所謂火曜已至斗魁之東矣。大圭曰：使此星入南斗，自有故事。予聞其語，固已竦然。明日來相訪曰：吾曹元不洞曉天文，昨晚葉子廉見顧言及於此，蹙額云：是名魏星，無人能識，非災惑也。予曰：十二國星，只在牛女之下，經星不動，安得轉移？圭曰：乾象欲示變，何所不可？子廉云：後漢建安二十五年亦曾出，蓋秦正封魏國公，圭意比之曹操。予大駭，不復敢酬應。他日與謝景思、葉晦叔言之，且曰：使邁為小人，告訐之舉，有所不能，萬一此段彰露為之，奈何？謝葉曰：可以言命矣。與是人相識，便是不幸，不如靜以待之。時歲在己巳，又六年秦亡，予知免禍，乃始不恐。

真宗北征

真宗親征契丹，幸澶淵，以成却敵之功。是時景德元年甲辰，決此計者，寇萊公也。然前五歲當咸平二年己亥，契丹寇北邊，上自將禦之。至澶州大名府，聞范廷召破虜於莫州北，乃還京。時張文定公李文靖公為相，不知何人贊此決，而後來不傳，用是以知真宗非宴安酖毒而有所畏者，故寇公易以進言。

宰相不次補

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沆薨。時無他相。中書有參知政事王旦。王欽若不次補。寇準為三司使。真宗欲相之。患其素剛。難獨任。乃先以翰林侍讀學士畢士安為參政。纔一月。並命士安準為相。而士安居上。旦欽若各遷官而已。準在太宗朝。已兩為執政。今士安乃由侍從起用。惟辟作福。圖任大臣。蓋不應循循歷階而升也。

外制之難

中書舍人所承受詞頭。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於告命之成。皆未嘗越日。故其職為難。其以敏捷稱者。如韋承慶下筆輒成。未嘗起草。陸辰初無思慮。揮翰如飛。顏荦草制數十。無妨談笑。鄭畋動無滯思。同僚閣筆。劉敞臨出局倚馬一揮九制。皆見書於史策。其遲鈍窘擾者。如陸餘慶至晚不能裁一言。和嶠閉戶精思。徧討厚籍。與夫斲齒舍人紫微失卻張君房之類。蓋以必欲速成故也。周廣順初。中書舍人劉濤。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頊代草制詞也。頊時為監察御史。亦責復州司戶。自南渡以來。典故散失。每除書之下。先以省劄授之。而續給告。以是遷延稽滯。段拂居官時。纔還家。即掩關謝客。畏其趣詞命也。先公使虜歸。除徽猷閣直學士。時劉才邵當制。日於漏舍囑之。至先公出知饒州。幾將一月。猶未受告。其他倩諉。

朋舊俾之假手者多矣。故膺此選者不覺其難。殊與昔異。

文臣換武使

祖宗之世。文臣換授武使。皆不越級。錢若水自樞密副使。罷守工部侍郎。後除帥并州。乃換鄧州觀察使。王嗣宗以中書侍郎。李士衡以三司使。李維以尚書。王素以端明左丞。亦皆觀察。慶曆初。以陝西四帥方禦夏羌。欲優其俸賜。故韓琦范仲淹王沿龐籍。皆以樞密龍圖直學士換為廉車。自南渡以來。使大不然。張澄以端明學士。楊俛以敷文學士。使為節度。近者趙師夔吳玘以待制而換承宣郎。不數月間。遇恩即建節鉞師。授師垂以祕閣。修撰換觀察使。皆度越彝憲。誠異恩也。

容齋三筆卷第四終

舜事瞽叟

孟子之書。上配論語。唯記舜事多誤。故自國朝以來。司馬公。李泰伯。及呂南公。皆有疑非之說。其最大者。證萬章塗廩浚井象入舜宮之間。以為然也。孟子既自云。堯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則井廩賤役。豈不能使一夫任其事。堯為天子。象一民耳。處心積慮。殺兄而據其妻。是為公朝無復有紀綱法制矣。六藝折中於夫子。四岳之薦舜。固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然則堯試舜之時。頑傲者既已格乂矣。舜履位之後。命禹征有苗。益曰。帝初於歷山。往於田。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既言允若。豈得復有殺之之意乎。司馬公亦引九男百官之語。烝烝之對。而不及益贊禹之辭。故詳敘之。以示子姪輩。若司馬遷史記。劉向列女傳。所載蓋相承而不察耳。至於桃應有瞽叟殺人之問。雖曰設疑似而請。然亦可謂無稽之言。孟子拒而不答可也。顧再三為之辭。宜其起後學之惑。

孔子正名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夫子責數之。以為野。蓋是時。夫子在衛。當輒為君之際。留連最久。以其拒父而竊位。故欲正之。此意明白。然子欲適晉。聞其殺鳴犢。臨河而還。謂其無罪而殺士也。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稱朝歌。墨子回車。邑里之名不善。兩賢去之。安有命。世聖人而肯居無父之國。事不孝之君哉。是可知已。夫子所過者化。不令而行。不言而信。衛輒待以為政。當非下愚而不移者。苟其用我。必將導之以天理。而趣返其真。所謂命駕虛左而迎其父。不難也。則其有補於名義。豈不大哉。為是故。不忍亟去。以須之。既不吾用。於是慨然反魯。則輒之冥頑悖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子路曾不能詳味聖言。執迷不悟。竟於身死。其難惜哉。

潛火字誤

今人所用潛火字。如潛火軍兵。潛火器具。其義為防。然以書傳考之。乃當為燬。左傳襄二十六年。楚師大敗。王夷師燬。昭二十三年。子瑕卒。楚師燬。杜預皆注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燬。釋文音子潛反。火滅也。禮部韻將廉反。皆讀如殲音。則知當曰燬火。

大中祥符天書之事起於佞臣固無足言而寇萊公在永興軍信朱能之詐亦為此舉以德召入再登相位馴致雷州之禍鳳德之哀實為可惜而天禧實祿所載云周懷政與妖人朱能輩偽造靈命冀圖恩寵且日進藥餌宰相王欽若屢言其妄復密陳規諫懷政懼得罪因共誣譖言捕獲道士譙文易蓄禁書有神術欽若素識之故罷相也朱能之事欽若欲以沮寇公之人謂其陳規諫當大不然僕非出於寇則欽若已據臂其間矣實錄蓋欽若提舉日所進是以溢美豈能弭後人公議哉

舜之罪也極矣其舉也興禹鯀之罪足以死舜徇天下之公議以誅之故禹不敢怨而終治水之功以蓋父之惡魏王哀嵇紹其父死於非命哀之父儀猶以為司馬昭安東司馬之故因語言受害哀為之終身不西向而坐紹之父康以魏臣鍾會譖之於昭昭方謀篡魏陰忌之以故而及誅紹乃仕於晉武之世至為惠帝盡節而死紹之事親視王哀遠矣溫公通鑑猶取其蕩陰之忠蓋不足道也

張詠傳

張忠定公詠為一代偉人而治蜀之績尤為超卓然實錄所載了不及之但云出知益州就加兵部郎中入為戶部後馬知節自益徙延難其代朝廷以詠前在蜀寇攘

之後安集有勞為政明肅遠民便之故特命再任而已國史本傳略同而增書促招安使上官正出兵一事皆詆其知陳州營產業且與周渭梁鼎輩五人同傳殊失之也韓魏公作公神道碑云公以魁奇豪傑之才逢時自奮智略神出勳業赫赫震暴當世誠一世偉人道州所刻帖有公與漳牧書一紙王荆公跋其後云忠定公歿久矣而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有勞於世若公者少歟文潞公云予嘗守蜀觀忠定之像遺愛在民欽服已甚黃誥云公風烈如此而不至於宰相然有忠定之才而無宰相之位於公何損有宰相之位而無忠定之才於宰相何益公雖老死安肯以此易彼哉觀四人之言史氏發潛德之幽光為有負矣

緋紫假服

唐宣宗重惜服章牛叢自司勳員外郎為睦州刺史上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然則唐制借服色得於君前服之國朝之制到闕則不許乾道二年予以起居舍人侍立見浙西提刑姚憲入對紫袍金魚既退一閤門吏踵其後囁嚅後兩日憲辭歸平江乃緋袍予疑焉以問知閣曾覲曰聞臨安守與本路監司皆許服所借而憲昨紫令緋何也覲曰監司惟置局在輦下則許服漕

臣是也。若外郡則否。前日姚誤紫而謁吏不告。已申其罰。且備牒使知之。故今日只本色以入。姚蓋失於審也。然考功格令既不頒於外。亦自難曉。文惠公知徽州日。借紫及除江東提舉。常平告身不借。予聞嘗借者當如舊。與郎官薛良朋言之。於是給公據改借。後於江西見轉運判官張堅衣緋。張嘗知泉州紫袍矣。予舉前說。張欣然。即以申考工。已而部符下不許。扣其故。曰。唯知州借紫。而就除本路。雖運判提舉。皆得如初。若他路則不可。竟不知法如何。該說也。若曾因知州府借紫。而後知軍州。其服亦借。不以本路他路也。近吳鎰以知郴州除提舉湖南茶鹽。遂仍借紫。正用前比云。

樞密名稱更易

國朝樞密之名。其長為使。則其貳為副使。其長為知院。則其貳為同知院。如柴禹錫知院。向敏中同知。及曹彬為使。則敏中改副使。王繼英知院。王旦同知。繼馮拯。陳堯叟亦同知。及繼英為使。拯堯叟乃改簽書院事。而恩例同副使。王欽若。陳堯叟知院。馬知節簽書。及王陳為使。知節遷副使。其後知節知院。則任中正。周起同知。惟熙寧初。文彥博。呂公弼為使。已而陳升之。過闕留王安石以升之。曾再入樞府。遂除知院。

知院與使並置。非故事也。安石之意。以沮彥博耳。紹興以來。唯韓世忠張俊為使。岳飛為副使。此後除使固多。而其貳只為同知。亦非故事也。又使班視宰相。而乾道職制雜壓。令副使反在同知院之下。尤為未然。

過稱官品

士大夫僭妄相尊。日以益甚。予向昔所記文官學士武官大夫之謬。今又不然。天聖職制。內外文武官不得容人過稱官品。諸節度觀察雖檢校官未至太傅者。許稱太傅。防禦使至橫行使。許稱太保。諸使司許稱司徒。幕職官等稱本官。錄事參軍稱都曹。縣令稱長官。判司簿尉許稱評事。其太傅太保司徒皆一時本等檢校所帶之官也。自後法令不復。有此一項。以是其風愈熾。不容整革矣。

仁宗立嗣

東坡作范蜀公墓誌云。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公獨上疏。乞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以係天下心。凡章十九上。至元祐初。韓維上言。謂其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乃繼有論奏。司馬溫公行狀云。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按

至和三年九月。改為嘉祐元年。歲在丁酉。而前此皇祐五年甲午。有建州人太常博士張述者。以繼嗣未立。上疏曰。陛下春秋四十四。宗廟社稷之繼。未有託焉。以嫌疑而不決。非孝也。羣臣以諱避而不言。非忠也。願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至和二年丙申。復言之。前後凡七疏。最後語尤激切。蓋述所論。乃在兩公之前。而當時及後來莫有知之者。為可惜也。

郎官員數

紹熙四年冬。容從中都來。持所抄班朝錄一編相示。蓋朝士官職姓名也。讀至尚書郎。纔有正員四人。其他權攝者亦只六七人耳。因記紹興二十九年。予為吏禮部時。同舍郎二十八人。皆正官。今既限以曾歷監司。郎守。故任館職及寺監丞者不可進步。其自外召用者。資級已高。嘗不數月。必序遷卿少。以是居之者益少。政和末。郎員冗溢。至於五十有五。侍御史張樸上殿。徽宗諭使論列。退而奏疏。劾十有六人。大略云。才品甚下。趨操卑污。有如汪師心者。性資葺闢。柔佞取容。有如黃願。汪希旦者。淺浮躁妄。為胥輩所輕。有如李莊者。輕佻喧囂。漫不省職。有如李揚者。麤冗不才。褊忿輕發。有如成視者。人才碌碌。初無可取。有如張高者。志氣衰落。難與任事。有如常懷者。

大言無當。誕詭不情。有如梁子誨者。資望太輕。士論不厭。有如葉椿。唐作求吳直夫。章芹。李與權。王良欽。強休甫者。乞行罷斥。從之。考一時標榜。未必盡當。然十六人者。後皆不顯。視今日員數多寡。不侔如是。秦檜居相位久。不欲士大夫在朝。末年尤甚。二十四司。獨刑部有孫敏修一員。餘皆兼攝。吏部七司。至全付主管。告院張云。兵工八司。併於一寺主簿。又可怪也。

東坡慕樂天

蘇公責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白樂天而然。白公有東坡種花二詩云。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又云。東坡春向暮。樹木今何如。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又有別東坡花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皆為忠州刺史時所作也。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蘇詩。如贈寫真李道士云。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入侍通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跋曰。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為

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閒適之樂。去杭州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

縛雞行

老杜縛雞行一篇云。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兒解其縛。雞蟲得夫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此詩自是一段好議論。至結句之妙。非他人所能及也。予友李德遠嘗賦東西船行。全擬其意。舉以相示云。東船得風帆席高。千里瞬息輕鴻毛。西船見笑苦遲鈍。汗流撐折百張篙。明日風翻波浪異。西笑東船却如此。東西相笑無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是時德遠誦至三過。頗自喜。予曰。語意絕工。幾於得奪胎法。只恐行藏任理與注目寒江之句。似不可同日語。德遠以為知言。銳欲易之。終不能滿意也。

油污衣詩

予甫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店敗壁間有題詩兩絕。其名曰犬落水油污衣。犬詩太俗。不足傳。獨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詞云。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駁駁使人

疑縱饒洗通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污時是時甚愛其語今六十餘年尚歷歷不忘漫志於此。

北虜誅宗王

紹興庚申虜主亶誅宗室七十二王韓昉作詔略云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茲惟無赦古不為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蠶蠶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磐謂為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皇叔太傅堯國王宗儒虞王宗英滕王宗偉等逞躁欲以無厭助逆謀之妄作欲申三省公議豈容不煩一兵羣凶悉殄已各伏辜并除屬籍訖紹熙癸丑今虜主誅其叔鄭王詔曰朕早以嫡孫欽承先緒皇叔定武軍節度使鄭王允蹈屬處諸父任當重藩潛引凶徒共為反計自以元妃之長子異於他母之諸王冀幸國災窺伺神器其妹澤國公主長樂牽同產之愛駙馬都尉唐括蒲刺覩徂連姻之私預聞其謀相濟以惡欲寬燕邸之戮姑致郭鄰之囚誨諸羣言用示大戒允蹈及其妻卞玉與男按春阿辛并公主皆賜自盡令有司依禮收葬仍為輟朝二事甚相類蓋其視宗族至親與塗之人無異也是年冬倪正父奉使館於中山正其誅戮處相去一月猶血腥觸人枯骸塞井為之終夕不安寢云

州郡書院

太平興國五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為褒信主簿。洞在廬山之陽。嘗聚生徒數百人。李煜有國時。割善田數十頃。取其租廩給之。選太學之通經者。俾領洞事。日為諸生講誦。於是起建議。以其田入宮。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漸廢。大中祥符二年。應天府民曹誠。即楚丘戚同文舊居。造舍百五十間。聚書數千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院。命奉禮郎戚舜賓主之。仍令本府幕職官提舉。以誠為府助教。宋興天下州府有學自此始。其後漳州又有嶽麓書院。及慶歷中。詔諸路州郡。皆立學設官教授。則所謂書院者。當合而為一。今嶽麓白鹿復營之。各自養士。其所廩給禮貌。乃過於郡庠。近者巴州亦創置。是為一邦而兩學矣。大學辟雍並置。尚且不可。是於義為不然也。

何韓同姓

韓文公送何堅序云。何與韓同姓。為近。嘗疑其說無所從出。後讀史記周本紀。應邵曰。氏姓注云。以何姓為韓後。邵名世。姓氏書辨證云。何氏出自姬姓。食采韓原。為韓氏。韓王建為秦所滅。子孫散居陳楚江淮間。以韓為何。隨聲變為何氏。然不能詳所

出也。韓王之失國者名安。此云建。乃齊王之名。鄧筆誤耳。予後讀孫通唐韻云。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為何。字隨音變。遂為何氏。乃知名世用此。

容齋三筆卷第六十五則

蕨其養人

自古凶年饑歲民無以食。往往隨所值以為命。如范蠡謂吳人就蒲贏於東海之濱。蘇子卿掘野鼠所去草實及蓄雪與旃毛并咽之。王莽教民煮木為酪。南方人饑餓羣入野澤掘鳧茨。鄧禹軍士食藻菜。建安中咸陽人拔取酸棗藜藿以給食。晉郗鑒在鄒山。兖州百姓掘野鼠蟄。燕幽州人以桑椹為糧。魏道武亦以供軍。岷蜀食芋。如此而已。吾州外邑嶧峴山。在樂平德興境。李羅萬斛山。在浮梁樂平鄱陽境。皆繇巨百餘里。山出蕨。乾道辛卯。紹熙癸丑。歲旱。村民無食。爭往取其根。率以昧旦荷鋤往。掘深至四五尺。壯者日可得六十斤。持歸攜取粉。水澄細者煮食之。如粃粒狀。每根二斤。可充一夫一日之食。冬晴且暖。田野間無不出者。或不遠數十里。多至數千人。自九月至二月終。蕨抽拳則根無力。於是始止。蓋救餓羸者半年。天之生物。為人世之利至矣。古人不知用之。傳記亦不載。豈他邦不產此乎。

賢士隱居者

士子修己篤學。獨善其身。不求知於人。人亦莫能知者。所至或有之。予每惜其無傳。

比得上虞李孟傳錄示四事。故謹書之。其一曰。慈溪蔣李莊。當宣和間。鄙王氏之學。不事科舉。閉門窮經。不妄與人接。高抑崇閑。居明州城中。率一歲四五訪其廬。李莊聞其至。必倒屣出迎。相對小室。極意講論。自晝竟夜。殆忘寢食。告去則送之數里。相得驩甚。或問抑崇曰。蔣君不多與人周旋。而獨厚於公。公亦惓惓於彼。願聞其故。抑崇曰。閱終歲讀書。凡有疑而未判。與所缺而未知者。每積至數十。輒一扣之。無不迎刃而解。而蔣之所長。他人未必能知之。世之所謂知己。其是乎。其二曰。王茂剛居明之林村。在巖壑深處。有弟不甚學問。使顯治生以餬口。而刻意讀書。足跡未嘗妄出。尤邃於周易。沈煥通判州事。嘗訪之。其見趣絕出於傳注之外。云氣象嚴重。窺其所得。蓋進而未已也。其三曰。顧主簿。不知何許人。南渡後寓於慈溪。廉介有常。安於貧賤。不斲人之知。至於踐履間。雖細事不苟也。平旦起。俟賣菜者過門。問菜把直幾何。隨所言酬之。他飲食布帛亦然。久之。人皆信服。不忍欺。苟一日之用足。則玩心墳典。不事文游。里中不安其分。武斷彊伎者。相與譏之曰。汝豈顧主簿耶。其四曰。周日章。信州永豐人。操行介潔。為邑人所敬。開門授徒。僅有以自給。非其義。一毫不取。家至貧。常終日絕食。鄰里或以薄少致餽。時時不繼。寧與妻子忍餓。卒不以求人。隆寒披

紙裘客有就訪亦欣然延納望其容貌聽其論議莫不聳然縣尉謝生遺以襲衣曰先生未嘗有求吾自欲致其勤勤耳受之無傷也日章笑答曰一衣與萬鍾等耳儻無名受之是不辨禮義也卒辭之汪聖錫亦知其賢以為近於古之所謂獨行者是四君子真可書史策云。

張籍陳無已詩

張籍在他鎮幕府鄆帥李師古又以書幣辟之籍卻而不納而作節婦吟一章寄之曰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陳無已為潁州教授東坡領郡而陳賦妾薄命篇言為曾南豐作其首章云王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為主壽相送南陽阡忍著主衣裳為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全用籍意或謂無已輕坡公是不然前此無已官於彭城坡公由翰林出守杭無已越境見之於宋都坐是免歸故其詩云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昔為馬首銜今為禁門鍵一雨五月涼中宵大江滿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其尊敬之盡矣薄命擬况蓋不忍師死而遂

倍之忠厚之至也

杜詩誤字

李適之在明皇朝為左相。為李林甫所擠去位。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故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正詠適之也。而今所行本誤以避賢為世賢。絕無意義。兼世字是太宗諱。豈敢用哉。秦州雨晴詩云。天水秋雲薄。從西萬里風。謂秋天遠。永風從萬里而來。可謂廣大。而集中作天水。此乃秦州郡名。若用之入此篇。其致思淺矣。和李表丈早春作云。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正答其意。而集中作來時。殊失所謂和篇本旨。

東坡詩用老字

東坡賦詩。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如壽州龍潭云。觀魚并記老莊周。病不赴會云。空對親春老。孟光看潮云。猶似浮江老阿童。贈黃山人云。說禪長笑老浮屠。元長老納裙云。乞與佯狂老萬回。東軒云。挂冠知有老蕭郎。侍立邇英云。定是香山老居士。贈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蒜山亭云。奇逸多聞老敬通。汶公東堂云。一帖空

存老遠良。次韻韶守云。華髮蕭蕭老遠良。游羅浮云。還須略報老同叔。贈辯才云。中有老法師。寄子由云。青山老從事。贈眼醫云。忘言老尊宿。妙高臺中老比丘。謝惠酒云。青州老從事。謝餉魚云。誰似老方朔。贈吳子野扇云。得之老月師。次韻李端叔云。此長老牛餞。是皆以為助語。非真謂其老也。大抵七言則於第五字用之。五言則於第三字用之。若其他錯出。如再說走老瞞。故人餘老龐。老滯官粧傳父祖。便腹從人笑老韶。老可能為竹寫真。不知老矣幾時歸之類。皆隨語勢而然。白樂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蓋亦有自來矣。

杜詩命意

杜公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往往不能曉解。姑紀一二篇以示好事者。如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昏春。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第三聯意味頗與前語不相聯貫。讀者或以為疑。按杜之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盼賞接。然使政化如水。皇恩若神。為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時用此輩。亦亡害也。又如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珌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鬢沉。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此篇蓋見故宮井內汲者得

銅餅而作。然首句使說廢井。則下文翻覆鋪敘為難。而曲折宛轉如是。他人畢一生模寫不能到也。又一篇云。鬪雞初賜錦。舞馬既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仙游終一閱。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畫驪山宮殿圖一軸。華清宮居山顛。殿外垂簾。宮人無數。穴簾隙而窺。一時伶官戲劇品類雜沓。皆列於下。杜一詩真所謂親見之也。

擇福莫若重

國語載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且士君子樂天知命。全身遠害。避禍就福。安有迨於禍。至擇而處之之理哉。韋昭注云。有兩福。擇取其重。有兩禍。擇取其輕。蓋以不幸而與禍會。勢不容。但己則權其輕重。順受其一焉。莊子養生主篇云。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夫孳孳為善。君子之所固然。何至於縱意為惡。而特以不麗於刑。為得計哉。是又有說矣。其所謂惡者。蓋與善相對之辭。雖於德為愆。義非若小人以身試禍。自速百殃之比也。故下文云。可以全生。可以保身。可以盡年。其旨昭矣。

用人文字之失

士人為文。或采已用語言。當深究其旨意。苟失之不考。則必詭論議。紹興七年。趙忠

簡公重修哲錄。書成轉持進。制詞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憂勤不顯。此蓋用范忠宣遺表中語。兩句但易兩字。而甚不然。范之辭云。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專指母后以言。正得其實。今以保佑為哲廟。則了非本意矣。紹興十九年。予為福州教授。為府作謝曆日表。頌德一聯云。神祇祖考。既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證至。乾道中有外郡亦上表謝曆。蒙其采取用之。讀者以為駢麗精切。予笑謂之曰。此大有害。今光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坐客皆縮頸。信乎不可不審也。

李衛公輞川圖跋

輞川圖一軸。李趙公題其末云。藍田縣鹿苑寺主僧子良贄於予。且曰。鹿苑即王右丞輞川之第也。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深居逾三十載。母夫人卒。表宅為寺。今冢墓在寺之西南隅。其圖實右丞之親筆。予閱玩珍重。永為家藏。弘憲題其前一行云。元和四年八月十三日弘憲題。弘憲者吉甫字也。其後衛公又跋云。乘間閱篋書。中得先公相國所收王右丞畫輞川圖。實家世之寶也。先公凡更三十六鎮。故所藏書畫多用方鎮印記。太和二年戊申正月四日。浙江西道觀察等使檢校禮部尚書兼潤州刺史李德裕恭題。又一行云。開成二年秋七月望日文鏡記。前後五印。曰淮

南節度使印。浙江西道觀察處置等使之印。劍南西川節度使印。山南西道節度使印。鄭滑節度使印。并贊皇二字。又內合同印。建業文房之印。集賢院藏書印。此三者南唐李氏所用。故後一行曰。昇元二年十一月三日。雖今所傳為臨本。然正自超妙。但衛公所志。殊為可疑。唐書李吉甫傳云。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吉甫平生只為淮南節度耳。今乃言身更三十六鎮。誠大不然。所用印記如浙西。西川。山西。鄭滑。皆衛公所歷也。且書其父手澤。不言第幾子。而有李字。又自標其字皆非。是蓋好事者妄為之。白樂天詩所說清源寺。即輞川云。洪慶善作丹陽洪氏家譜序云。丹陽之洪。本姓弘。避唐諱改。有弘憲者。元和四年。跋輞川圖。亦大錯也。

白公夜聞歌者

白樂天琵琶行。蓋在潯陽江上。為商人婦所作。而商乃賣茶於浮梁。婦對客奏曲。樂天移船。夜登其舟。與飲。了無所忌。豈非以其長安故倡女。不以為嫌耶。集中又有一篇題云。夜聞歌者時。自京城謫潯陽。宿於鄂州。又在琵琶之前。其詞曰。夜泊鸚鵡洲。秋江月澄澈。鄰船有歌者。發調堪愁絕。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有婦

顏如雪。獨倚帆檣立。嫖婷十七八。夜淚似真珠。雙雙墮明月。借問誰家婦。歌泣何悽切。一問一霑襟。低眉終不說。陳鴻長恨傳序云。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政所遇必寄之吟詠。非有意於漁色。然鄂州所見。亦一女子獨處。夫不在焉。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譏也。今詩人罕談此章。聊復表出。

謝朓志節

荀彧佐魏武帝。劉穆之佐宋高祖。高德政佐齊文宣。高頴佐隋文帝。劉文靜佐唐高祖。終之篡漢。晉魏周及取隋。其功不細矣。或以不言伏后事。與勸止九錫。飲醜而死。穆之居守丹陽。宋祖北伐。而九錫之首。從北來。愧懼而卒。德政以精神凌逼。為楊愔所譖。頴以為相畜妾。為獨孤后所譖。文靜以妾弟告變。為裴寂所譖。皆不免於誅。蕭道成謀篡宋。欲引謝朓參贊大業。屏人與之語。朓無言。道成必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從容間。道成石苞事。諷之。朓訖不順指。及受宋禪。方為侍中。不肯解璽綬。引枕而卧。步出府門。道成之子頤。欲殺之。道成畏得罪於公議。曰。殺之。適成其名。正當容之。度外耳。遂廢於家。海陵王之世。復為侍中。宣城王鸞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朓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其弟淪為吏部尚書。朓致酒與之。曰。可力飲。此無預人事。

其心蓋惡鸞而未如之何也。屈之志節行義凜凜如此。司馬溫公猶以為譏斯亦可恕也已。二筆於士白韓厥下略及之。故復詳論於此。

琵琶亭詩

江州琵琶亭。下臨江津。國朝以來。往來者多題詠。其工者輒為人所傳。淳熙己亥歲。蜀士郭明復。以中元日至亭。賦古風一篇。其前云。白樂天流落湓浦。作琵琶行。其放懷適意。視憂患死生禍福得喪為何物。非深於道者能之乎。賈傳謫長沙。抑鬱致死。陸相竄南賓。屏絕人事。至從狗竇中。度食飲。兩公猶有累乎世。未能如樂天逍遙自得也。予過九江。維舟琵琶亭。下為賦此章。香山居士頭欲白。秋風吹作湓城客。眼看世事等虛空。雲夢胸中無一物。舉觴獨醉天為家。詩成萬象遭梳爬。不管時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賈胡老婦兒女語。淚濕青衫如著雨。此公豈作少狂夢。與世浮沉聊爾汝。我來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管絃。公詩有潯陽地解無音樂之句長安不見遺音寂。依舊康廬翠掃天。郭君成都人。隆興癸未登科。仕不甚達。但賈誼自長沙召還後。為梁王傅乃卒。前所云少誤矣。吾州餘干縣東。有越亭。有琵琶洲。在下。唐劉長卿張祐輩皆留題。紹興中。王洋元勃一絕句云。塞外烽煙能記否。天涯淪落自心知。眼中風物參

差是只欠江州司馬詩真佳句也。

減損入官人

唐開元十七年國子祭酒楊場上言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邑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當時以其言為然。淳熙九年大減任子員數是時吏部四選開具以三年為率文班進士大約三四百人任子文武亦如之而恩俸流外蓋過二千之數甚與開元類也。

韓蘇文章譬喻

韓蘇兩公為文章用譬喻處重複聯貫至有七八轉者韓公送石洪序云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盛山詩序云儒者之於患難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水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蘇公百步洪詩云長虹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蹉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

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之類是也。

唐昭宗贈諫臣官

唐僖宗幸蜀。政事悉出內侍田令孜之手。左拾遺孟昭圖。右補闕常澹。上疏論事。昭圖坐貶。令孜遣人沉之於墓。頤津賜澹死。資治通鑑記其事。予讀昭宗實錄。即位之初。贈昭圖起居郎。澹禮部員外郎。以其直諫被戮。故褒之。方時艱危。救忘不暇。而初政及此。通鑑失書之。亦可惜也。

容齋三筆卷第七十四則

執政辭轉官

真宗天禧元年。合祭天地禮畢。推恩百僚。宰相以下。遷官一等。時參知政事三人。陳彭年自刑部侍郎遷兵部。王曾自左諫議大夫遷給事中。張知白自給事中遷工部侍郎。而知白獨懇辭數四上。數諭終不能奪。王曾聞之。亦乞寢恩命。上曰。知白無他意。但以卿為諫議大夫。班在上。己為給事中在下。所以固辭。欲品秩有序爾。於是從知白所請。而優加名數。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併賜功臣爵邑。元祐三年四月。宰執七人。自文彥博仍前太師外。右僕射呂公著。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中書侍郎呂大防。除左僕射。同知樞密院。范純仁。除右僕射。尚書左丞。劉摯。除書侍中。郎。右丞。王存。除左丞。唯知樞密院安燾不遷。乃自正議大夫。特轉右光祿。燾上章辭。令學士院降詔。不允。學士蘇軾。以為朝廷豈以執政六人。五人進用。故加遷秩。以慰其心。既無授受之名。僅以姑息之政。欲奉命草詔。不知所以為詞。伏望從其所請。御寶批可。且用一意度作。不許詔書進入。燾竟辭始免。紹興三十一年。陳康伯自右相拜左相。朱倬自參政拜右相。時葉義問知樞密院。元居倬上。不得遷朝論。謂宜進為使學士。何溥面受草。

制之旨。曾以為言。高宗不許。紹熙五年七月。主上登極。拜知樞密院趙汝愚為右相。參政陳駸除知院事。余端禮除參政。而左丞相劉正以少保進少傅。乃係特遷。且非覃恩。正固辭乃止。

宗室補官

壽皇聖帝登極赦恩。凡宗子不以服屬遠近。人數多少。其曾獲文解兩次者。並直赴殿試。略通文墨者。所在州量試。即補承信郎。由是入仕者過千人以上。淳熙十六年二月。紹熙五年七月二赦皆然。故皇族得官不可以數計。偶閱唐昭宗實錄載一事云。宗正少卿李克助奏。準去年十一月赦書。皇三等以上親無官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親未有出身倍位者。與出身。寺司起請。承前舊例。九廟子孫陪位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共放三百八十人。其諸房宗室等。各赴陪位。納到文狀。共一千二十七人。除元不赴陪位及不納到狀。及違寺司條疏不取宗室充係。落下外。係三百八十人。合放出身。勅準赦書處分。予按昭宗以文德元年即位。次年十一月南郊禮畢肆赦。其文略云。皇三等以上親。委中書門下。各擇有才行者。量與改官。無官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親。未有出身陪位者。與出身。然則亦有三等五

等親陪位與不陪位之差別也。

孫宣公諫封禪等

景德祥符之間。北戎結好。宇內乂寧。一時邪說之臣。唱為瑞應祺祥。以罔明主。王欽若陳彭年輩。實主張之。天書既降。於是東封西祀。太清之行。以次丕講。滿朝耆老。方正之士。鮮有肯啟昌言。以遏其姦焰。雖寇萊公亦為之。而孫宣公爽獨上疏爭救。於再於三。真錄出於欽若提綱。故不能盡載。以故後人罕稱之。予略摘其大槩。紀於此。一章論西祀。曰。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漢都雍。去汾陰至近。河東者唐王業所起之地。且又都雍。故武帝明皇行之。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遠離京師。根本之固。其為不可甚矣。古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明皇嬖寵害政。姦佞當塗。以至身播國屯。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臣竊不取。今之姦臣。以先帝詔。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為繼承先志。且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而乃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慶國廢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己任。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以祖宗艱難之業。為佞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

痛哭也。二章論爭言符瑞曰。今野鵬山鹿。竝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必不信。腹非竊笑。有識盡然。三章論將幸亳州曰。國家近日多效唐明皇所為。且明皇非令德之君。觀其禍敗。足為深戒。而陛下反希慕之。近臣知而不諫。得非奸佞乎。明皇奔至馬嵬。楊國忠既誅。乃諭軍士曰。朕識理不明。委任失所。近亦覺寤。然則已晚矣。陛下宜早覺寤。斥遠邪佞。不襲危亂之迹。社稷之福也。四章論未能天書曰。姦險小人。妄言符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百僚黎庶。痛心疾首。反脣腹非。不敢直言。臣不避死亡之誅。聽之罪之。惟在聖斷。昔漢文成五利。妄言不讐。漢武誅之。先帝時侯莫陳利用方術。姦發誅於鄭州。唐明皇得靈符寶券。皆王鉞田同秀等所為。不能顯戮。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錄以將迎。瑞士畏威而緘默。及祿山兆亂。輔國劫遷。大命既傾。前功併棄。今朱能所為是已。願遠思漢武之雄材。近法先帝之英斷。中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爽之論諫。雖魏鄭公陸宣公不能過也。

赦過宥罪。自古不廢。然行之太頻。則惠姦長惡。引小人於大譴之域。其為害固不勝言矣。唐莊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或赦除之。而又曰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殺人合造毒藥。持仗行劫。官典犯贓。不在此限。此制正得其中。當亂離之朝。乃能如是。亦可取也。而今時或不然。

代宗崇尚釋氏

唐代宗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為相。三人皆好佛。上嘗問以佛言報德。果為有無。載等奏。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有子禍。僕固病死。回紇吐蕃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闈。勢為權貴。此唐史所載也。予家有嚴郢撰三藏和尚碑。徐季悔書。乃不空也。云西域人氏。族不聞於中夏。玄肅代三朝。皆為國師。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裏表之。及示疾。又就卧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既亡。廢朝三日。贈司空。其恩禮之寵如此。同時又有僧大濟。為帝常修功德。至殿中監。贈其父惠恭。兗州刺史。官為管辦葬事。有勅葬碑。今存。時兵革未盡息。元勳宿將。賞功賦職。

不過以此處之顧施之一僧。謬甚矣。

光武苻堅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羣臣請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言。其英斷如此。然才二年間。乃因讀河圖會昌符。詔索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遂為東封之舉。可謂自相矛盾矣。苻堅禁圖讖之學。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學讖者遂絕。及季年。為慕容氏所困。於長安自讀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出奔五將山。甫至。而為姚萇所執。始禁人為學。終乃以此喪身亡國。久長得之兆。豈非言久當為姚萇所得乎。又姚與暹同。亦久也。光武與堅。非可同日語。特其事偶可議云。

周武帝宣帝

周武帝平齊。中原盡入輿地。陳國不足平也。而雅志節儉。至是愈篤。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則其下保林良使輩。度不過數十耳。一傳而至宣帝。奢淫酣縱。自比於天。廣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遂同時立五皇后。父子之賢否不同。一至於此。

唐觀察使

唐世於諸道置按察使後改為采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既又改為觀察其有
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分天下為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訪察善
惡舉其大綱然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府權勢不勝其重能生殺人
或專私其所領州而虐視支郡元結為道州刺史作春陵行以為諸使誅求符牒二
百餘通又作賊退示官吏一篇以為忍苦哀斂陽城守道州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
責又遣判官督賦城自囚於獄判官去復遣官來按舉韓愈送許郢州序云為刺史
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常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財已竭而
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韓皐為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孫漸至死一時所行
大抵類此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耳今之州郡控制按刺者率五六人而臺省不預
毀譽善否隨其意好又非唐日一觀察使比也

冗濫除官

自漢以來官曹冗濫之極者如更始竈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晉趙王倫貂不
足狗尾續北史周世員外常侍道上比肩唐武后補闕連車拾遺平斗之諺皆顯顯

著見者。中葉以後。尤為泛濫。張巡在雍丘。纔領一縣千兵。而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然則大將軍告身博一醉。誠有之矣。德宗避難於奉天。渾瑊之童奴曰黃芩。力戰即封渤海郡王。至於僖昭之世。遂有捉船郭使君。看馬李僕射。周行逢據湖湘境內。有漫天司空。遍地太保之譏。李茂貞在鳳翔。內外持管籥者。亦呼為司空太保。章莊浣花集有贈僕者。楊金詩云。半年勤苦葺荒居。不獨單寒腹亦虛。努力且為田舍客。他年為爾覓金魚。是時人奴腰金曳紫者。蓋不難致也。

節度使稱太尉

唐節度使帶檢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騎常侍。如李愬在唐鄧時所稱者也。後乃轉尚書及僕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蓋少。僖昭以降。藩鎮威彊。武夫得志。纔建節鉞。其資級已高。於是復升太保太尉太尉。其上惟有太師。故將帥悉稱太尉。元豐定官制。尚如舊貫。崇寧中。改三公為少師少傅少保。而以太尉為武階之冠。以是凡管軍者。猶悉稱之。紹興間。葉孟德自觀文殿學士。張澄自端明殿學士。皆拜節度。葉嘗任執政。以暮年擁旄為儒者之榮。自稱葉太尉。張微時用鄧洵武。給使恩出身。羞為武職。但稱尚書。如故。其相反如此。

五代濫刑

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為嬉視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浚救天成三年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鬥之事帝即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敬瑭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為戲下詔自咎以為失刑減嘗膳十日以謝幽冤罰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匹粟麥各百碩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去之

太一推算

熙寧六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推算熙寧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至是年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災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終或復元之初陽九百六當癸丑甲寅之歲為災厄之會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災為祥竊詳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歲入東南巽宮故修東太一宮於蘇村天聖己巳歲入西南坤位故修西太一宮於八角鎮望稽詳故事崇建宮宇詔度地於集禧觀之東於是為中太一宮時王安石擅國盡變亂祖宗法度為宗社之禍蓋自此

始雖太一照臨亦不能救也。紹熙四年癸丑五年甲寅朝廷之間殊為多事。壽皇聖帝厭代泰安以久疾退處人情業業皆有憂葵恤緯之慮。時無星官曆翁考步推蹟庸詎知非八元復元之際乎。

趙丞相除拜

紹熙五年七月十六日宣麻制以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為特進右丞相議者或謂國朝無宗室宰相且轉官九級非故事。趙上章力辭不肯入都堂蒞職。越六日詔改除樞密使依宰臣超三官。又二日制除正議大夫樞密使。邁攷按故實宣和二年王黼自通議大夫中書侍郎拜特進少宰。凡遷八官黼受之。靖康元年吳敏自中大夫知樞密院拜銀青光祿大夫少宰亦遷八官敏辭之但以通議就職。秦檜當國以其子熈為中大夫知樞密院已而除觀文殿學士恩數如右僕射。遂暗轉通奉大夫踰年加大學士徑超七秩為特進熈處之不疑舍此三人外蓋未之有。若自宰相改樞密使唯夏竦一人是時以陳執中為昭文相竦為集賢相御史言竦向在陝西與執中議論不協不可同寅政地於是貼麻改命而初制不出。今汝愚先報相麻後報樞制乃是經日已久因固辭以然。又按國朝明道二年宰臣張士遜樞密使楊崇

勳同日罷。士遜以左僕射判河南府。崇勳以節度使平章事判許州。明日入謝。崇勳班居上。仁宗問之。士遜奏曰：「崇勳係使相，臣官只僕射，當在下。即再鎖院以士遜為使相。是時學士盛度當制，猶用士遜作相銜。論者非之，謂應用僕射河南為前銜也。」
乾道二年，葉顥以前參知政事召還為知樞密院。未受告而拜左相。適當制以新除知樞密院結銜。今汝愚拜相宣麻已闕八日，故稱新除特進右丞相。二者皆是也。

唐昭宗恤錄儒士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補闕韋莊奏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霑一命於聖明。沒作千年之恨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羣玉、陸龜蒙、趙光遠、溫庭筠、劉德仁、陸遠、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羅鄴、方干，俱無顯過，皆有奇才麗句清詞，偏在詞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為冥路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唯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署，勅獎莊而令中書門下詳酌處分。次年天復元年，赦文又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羽

可祕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書。按登科記。是年進士二十六人。光問第四。松第八。希羽第十二。崇象希顏居末級。昭宗當斯時。離亂極矣。尚能眷眷於寒儒。其可書也。據言云。上新平內難。聞故新進士喜甚。特勅授官制詞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時謂此舉為五老榜。

容齋三筆卷第八

徽宗薦嚴疏文

徽宗以紹興乙卯歲升遐。時忠宣公奉使未反命。滯留冷山。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僊。四海逼音。同深喪考之感。况故宮為禾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惟歐血伏願。感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北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其後梓宮南還。公已徙燕。率故臣臣之不忘國恩者。出迎於城北。搏膺大慟。虜俗最重忠義。不以為罪也。

忠宣公謝表

建炎三年。先忠宣公銜命使北方。以淮甸賊蠹起。除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李成以兵護至南京。公遣書抵成。成方與耿堅圍楚州。答書曰。汴泗虹有紅巾。非五千騎不可往。軍食絕。不克唯命。公陰遣客說堅。堅強成斂兵。公行未至泗。謀云。有迎騎甲而來。副使龔璘憚之。送兵亦不肯前。遂返旆。即上疏言。李成以餽餉稽緩。有引眾納命建康之語。今靳賈薛慶方橫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方舍垢養晦之時。宜選

辯士諭意。優加撫納。疏奏。高宗即遣使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初公戒所遣持奏吏。須
疏從中出。乃詣政事堂白副封。時方禁直達。忤宰輔意。以託事滯留為罪。特貶兩秩。
而許出滁陽路。紹興十三年。使回始復元官。時已出知饒州。命予作謝表。直叙其故。
曰。論事見從。猶獲稽留之戾。出疆滋久。屢沾曠蕩之恩。始拜明綸。得仍舊秩。伏念臣
頃繇乏使。不敢辭難。值三盜之連衡。阻兩淮而荐食。深虞猖獗之患。或起呼吸之間。
輒露便宜。冀加勤郵。雖寶書賜報。樂聞充國之建言。而吏議不容。見謂陳湯之生事。
虧除官簿。繇歷歲時。敢自意於來歸。遂悉還於所奪。茲蓋忘人之過。與天同功。念臣
昔麗於微文。蔽罪本無於他意。故從數赦。俾獲自新。書印既畢。父兄復共議。秦檜方
擅國。見此表語言。未必不怒。乃別草一通。引咎曰。使指稽留。宜速虧除之戾。聖恩深
厚。卒從杖拭之科。仰服矜憐。唯知感戴。伏念臣早繇乏使。遂俾行成。值巨寇之臨衝。
欲搏人而肆毒。仗節宜圖於報稱。引車何事於逡巡。徐偃出疆。既失受辭之體。申舟
假道。初無必死之心。雖蒙貶秩。以小懲。尚許立功。而自贖。徒行萬里。無補一毫。敢妄
冀於隆寬。乃悉還於舊貫。茲蓋忘人之過。撫下以仁。陽為德而陰為刑。未嘗私意。賞
有功而赦有罪。皆本好生。坐使孤臣盡前宿負。云云。前後奉使。無有不轉官者。先公

以朝散郎被命。不沾恩。凡十五年。而歸。僅復所貶。而合磨勘。五官刑部皆不引用。秦志也。遂終於此階。

四六名對

四六駢儷。於文章家為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詔冊。下而縉紳之間。箋書祝疏。無所不用。則屬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仰諷味。不厭乃為得體。姑披前輩及近時綴緝工緻者十數聯。以詒同志。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其敘頡利求降。且復謀竄曰。竄中餓虎。暫為掉尾之求。韝上饑鷹。終有背人之意。新州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范文正公微時。嘗冒姓朱。及後歸本宗。作啟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効於陶朱。用范睢范蠡皆當家故事。鄧潤甫行賈妃制曰。關雎之得淑女。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聖中百僚請御正殿表曰。皇矣上帝。必臨下而觀四方。大哉乾元。當統天而始萬物。東坡坤成節疏曰。至哉坤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今。慰國哀表曰。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謝賜帶馬表曰。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王履道大燕樂語

曰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除少宰。余深制曰。蓋四方其訓。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向底於道。時并蔡京為三相也。執政以邊功轉官詞曰。惟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寧人有指。敢弗於從。翟公異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知越州日。以擅發常平倉米救荒降官。謝表曰。敢効秦人之瘠。既安劉氏。理知晁氏之危。孫仲益試詞科日。代高麗國王謝賜燕樂表曰。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又曰。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宮墻之美。欣欣然有喜色。成豫聞管籥之音。自中書舍人知和州。既壓境。見任者拒不納。以啟答郡僚曰。雖文書銜袖。大人不以為疑。然君命在門。將軍為之不受。鄴郡不發上供錢米。受首推究。為平亭其事。鄴守馳啟來謝答之曰。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汪彥章作靖康冊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為中書舍人試潭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及聖問不舉。覺坐罷職。謝表曰。謂子路使門人為臣。雖誠諄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又曰。書馬者與尾。而五常負謹憂。網禽而去面之三。永衛生賜。宋齊愈坐於金虜。立諸臣狀中。軌書張邦昌。

字送御史臺責詞曰。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又曰。眚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責張邦昌詞曰。雖天奪其衷。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置可乎。知徽州。其鄉郡也。謝啟曰。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何掄除祕書少監。未幾以口語出守印。謝啟曰。雲外三山。風引舟而莫近。海濱八月。槎犯斗以空還。楊政除太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京。傳楊氏者四世。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為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間。纔七人。其用事精確如此。蔣子禮拜右相王。詞賀啟曰。早登黃閣。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皆用杜詩語。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亦可稱。

吾家四六

乾道初年。張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議者謂兩淮保障不可恃。公親往視之。會詔歸朝。未至而免相。文惠公當制。其辭曰。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衮衣以公歸兮。庶聞長告。所謂兒戲者。指邊將也。而讀者乃以為詆魏公。其尾句曰。春秋責備賢者。慨功業之維艱。天子加禮大臣。固始終之不替。所以悵惜之意至矣。王大寶致仕詞曰。閔

勞以事聖王。隆待下之仁。歸絜其身。君子盡遺榮之美。大寶有遺泄之疾。或有謂有所譏。而實不然。罷相後。起帥浙東。謝表曰。上丞相之印。方事退藏。懷會稽之章。遽叨進用。謝生日。詩詞啟曰。五十當貴。適買臣治越之年。八千為秋。尋莊子大椿之譽。時正五十歲也。紹興壬戌詞科。代樞密使。謝賜玉帶表。文安公曰。有璞於此。必使琢。恍驚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便蕃之賜。主司喜焉。擢為第一。乙丑年代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予曰。八卦之說。謂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坦然明白。尾句曰。但驚奎璧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之秘。行地無疆。亦忝此選。代福州謝歷日表曰。神祇祖考。既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正用詩鳧。驚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洪範庶證。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皆上下聯文。未嘗輒增一字。淵聖乾龍節。疏曰。應天而行。早得尊於大有。象日之動。偶蒙難於明夷。易大有卦柔得尊位。應乎天而時行。左傳叔孫豹筮。遇明夷。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象辭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亦純用本文。乾道丁亥南郊赦文曰。皇天后土。監於成命之詩。藝祖太宗。昭我思文之配。讀者以為壯。後語曰。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既撰緼紛之况。雷雨作解。而君子赦過。式流汪濊之恩。

此文先三日鎖院所作。冬至日適有雷雪之異。殆成讖云。葉子昂參知政事。為諫議大夫。林安宅所擊。罷去。林遂副樞密。已而置獄治其言。皆無實。林責居頤。葉召拜左揆。予革制曰。既從有北之投。亟下居東之召。有欲為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儀之望。本意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儀。而御史單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為我公。彼蓋不詳味詞理耳。子昂坐冬雷罷相。予又當制曰。調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劾三公。實負應天之愧。蓋因有諷諫也。嗣濮王加恩制曰。天神明而照知四方。既下臨於精意。王孫子而本支百世。茲載錫於蕃釐。又曰。春秋享祀。獨冠周家之宗盟。老成典刑。蔚為劉氏之祭酒。士衍制曰。克羞饋祀。事其先而萬國歡心。肅倡和聲。行於郊而百神受職。賜宰臣辭免提舉聖政書成。轉官詔曰。為天子父尊之至。永惟傳序之恩。問聖人德何以加。莫越重華之孝。賜葉資政辭召命詔曰。見暉曰消。顧何傷於日月。得時則駕。宜亟會於風雲。賜史大觀文以新蜀帥改越辭免詔曰。玉陽為孝子。敢煩益部之行。莊助留侍中。姑奉會稽之計。吳璘在興元。修塞兩縣決壞渠為田。獎諭詔曰。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煩鴻卻之謠。用老杜石犀行云。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及

翟方進壞鴻卻陂。童謠云：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等語也。劉共甫自潭帥除翰林學士，答詔曰：不見賈生，茲趣長沙之召。既還陸贄，宜膺內相之除。批執政辭經。修哲宗實訓，轉官曰：念疊矩重規，當賢聖之君七作，而立經陳紀，在謨訓之文百篇。哲廟正為第七主，而實訓百卷也。答蔣丞相辭免曰：永惟萬事之統，知非艱而行惟艱。有不二心之臣，帥以正則罔不正。禮部為宰臣以顯仁皇后小祥，請吉服，奏曰：練而慨然，禮應順變，期可已矣。懼或過中，又曰：漢中天二百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慕，獨耀前徽。時高宗聖壽五十四也。辛巳親征，詔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肥水之勳。鬪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是時歲星在楚故云。檄書曰：為劉氏左袒，飽聞恩漢之忠。襁馮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又曰：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紫宸大宴。致語曰：廟謨先定，百官修輔，而厥后惟明。黼坐端臨，五帝神聖，而其臣莫及。修聖政，轉官詞曰：念五馬浮江之後，光啟中興，述六龍御天以來，式時猷訓。又曰：薦於天而天是受，永言覆燾之恩。問諸朝而朝不知，詎測形容之妙。汪觀文復官詞曰：作雷雨之解，而有罪。在法當原，如日月之食，而及更。於明何損，步帥陳敏制曰：亞夫持重，小

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吳挺興州制曰。能得士心。吳起固
西河之守。差彊人意。廣平開東海之興。起復知金州制曰。惟天不弔。壞萬里之長城。
有子而賢。作三軍之元帥。蕭鶴巴詞曰。隨會在秦。晉國起六卿之懼。日碑仕漢。稅侯
傳七葉之芳。姚仲復官制曰。李廣數奇。應恨封侯之相。孟明一膏。終酬拜賜之師。追
封皇第四子邵王詞曰。舉漢武三王之策。方茂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獨留遺恨。時
已封建三王也。趙忠簡諡制曰。見夷吾於江左。共知晉室之何憂。還德裕於崖州。豈
待令狐之復夢。王彥贈官詞曰。申帶礪以丹書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挂衣冠於神
虎之門。竟失戍營之校尉。向起贈官詞曰。馳至金城。邵方思充國之忠。生入玉門關。
竟負班超之望。李師顏贈官制曰。青天上蜀道。久嚴分閭之權。黑水惟梁州。愴失安
邊之傑。襄帥王宣贈官詞曰。黃河如帶。莫申劉氏之盟。漢水為池。空墮羊公之淚。王
淪以太常少卿朔祭太廟。忘設象尊。犧尊降官詞曰。犧象不設。已廢司彝之供。羸羊
空存。殊乖告朔之禮。潼川神加封詞曰。駕飛龍兮靈之游。具嚴渙命。驅厲鬼兮山之
左。終相此拜。青城山蠶叢氏封侯詞曰。想青神侯國之封。自今以始。雖白帝公孫之
威。於我何加。陽山龍母詞曰。居然生子。乘雲氣以為龍。惟爾有神。時雨暘而利物。魏

丞相贈父詞曰。大名之後必大。非此其身。和戎如樂之和。幸哉有子。魏蓋以使虜定和議。旋致大用。贈母詞曰。藏盟府之國功。不殊魏絳。成外家之宅相。重見陽元。封妻姜氏。詞曰。筮仕於晉。曰魏方開門戶之祥。取妻必齊之姜。孰盛閨閣之美。虞丞相贈父詞曰。贈千人。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畸於人者侔於天。又周仁贈父舉遠以來集吳地。及兩京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也。獎諭吳挺詔曰。闈外制將軍。方有成於東鄉。舟中皆敵國。應無慮於西河。梁丞相醴泉使兼侍讀制曰。珍臺開館。獨冠卑伊之倫魁。廣厦細旃。尚論唐虞之盛際。又答詔曰。一言可以興邦。念為臣之不易。三宿而後出。畫勉為王而留行。王丞相進玉牒加恩制曰。載籍之傳五三。壯太祖太宗之立極。賢聖之君六七。耀永昭永厚之詒謀。批以早得雨。請御殿曰。念七月之間。則旱。答證已深。雖三日已往。為霖。憂端未賞。餘不勝書。唯記從兄在泉幕。淮東使者其友壻也。發京狀薦之。為作謝啟曰。襟袂相連。風愧未親之孤陋。雲泥懸望。分無通貴之哀憐。皆用杜詩。其下句人人知之。上句乃贈李十五丈云。孤陋忝未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此事適著題。而與前送韋書記詩句偶可整齊用之。

故併紀於此。但以傳示子孫甥姪而已。不足為外人道也。

唐賢啟狀

故書中有唐賢啟狀一冊。皆汎汎緘題其間。標為獨孤常州及劉信州太真陸中丞長源呂衡州溫者各數十篇。亦無可傳誦。時人以其名士故。流行至今。獨孤有與第五柏公書云。垂示送丘郎中兩詩。詞清興深。常情所不及。陰天聞斷鴈。夜浦送歸人。釀麗聞遠之外。文句窈窕悽惻。比頃來所示者才又加等。但吟誦歎詠。大談於吳中文人耳。又云。昨見送梁侍御六韻。清麗妍雅。妙絕今時。掩映風騷。吟諷不足。按第五琦乃聚斂之臣。不以文稱。而獨孤獎重之如此。觀表出十字。誠為佳句。乃知唐人工詩者多。不必專門名家而後可稱也。

容齋三筆卷第八終